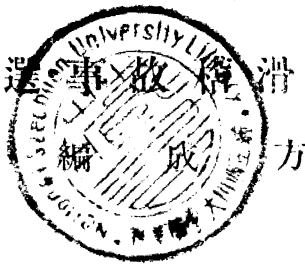


方 成 編

歷代滑稽故事選集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歷代滑構事故選集



80759645



正中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一 本書由歷代經史子集及筆記小說中選輯而成。所選故事，上自周秦，下迄清末，凡二百餘則，都六十萬餘言，適合中學生課外閱讀之用。

一 本書選材謹嚴，以蓄意深遠，趣味濃厚，足以悅心益智，陶冶性靈，適合青年閱讀心理，藉以引起其研讀國學之興味者為標準。

一 本書編序，以所引原書作者時代為先後，不以事實而分類。

一 本書篇目繁多，為求醒目而易檢閱起見，故以所引原書書名為總題，每篇本題為子目。

自來各種故事選本，逐篇加注者，尚不多觀。本書為謀讀者便利起見，凡文中所引人名地名，以及詞義艱深之處，均於每篇之末，詳加注釋；其人名之無法考查者，則付闕如。

一 本書以篇幅關係，選材未能過廣，時間上如有可能，容再續輯。

一 本書選注時，雖數經鉤稽，脫略訛誤，在所難免，尙希讀者時加指正，不勝欣幸！

目次

一 晏子春秋 三則

春秋 失名

1. 晏子使楚

2. 橘化為枳

3. 晏子數圍人罪

戰國 孟軻

二 孟子 二則

1. 宋人掘苗

2. 齊人妻妾

戰國 列禦寇

三 列子 四則

1. 燕人遷國

2. 野人獻暴

3. 狙公賦芋

4. 齊人攫金

戰國 韓非

四 韓非子 三則

1. 宋人得燕石

2. 鄭人飲醇

3. 鄭人買履

戰國 尹文

尹文子 一則

1. 楚人獻雉

目次

一



六 孔子家語 一則

1. 備車製肘

戰國失名

七 呂氏春秋 二則

1. 契舟求劍

2. 沒人之子

秦呂不韋

八 史記 四則

1. 優孟

2. 優旃

3. 淳于髡

4. 西門豹

漢司馬遷

九 新序 一則

1. 優莫

漢劉向

一〇 戰國策 三則

1. 求千里馬

2. 鄭人買朴

3. 不死之藥

漢劉向

一一 前漢書 一則

1. 東方朔

漢班固

一二 抱朴子 一則

晉葛洪

1. 著餌石人

一三 笑林 九則

三國魏 邯鄲淳

1. 倩人作奏記

2. 太原人

3. 某甲

4. 弔喪人

5. 沈峻

6. 上黨鮑堅

7. 楚人

8. 漢世老人

9. 僧人弔喪

一四 世說新語 五則

南朝宋 劉義慶

1. 孔文舉

2. 劉伶

3. 劉公榮

4. 遠志

5. 咄咄逼人

一五 後漢書 一則

南朝宋 范曄

1. 邊韶

一六 啟顏錄 七則

隋 侯白

1. 侯白

2. 劉道真

3. 山東人

4. 石勒簡

5. 杜延業

6. 田鑑

7. 裴略

一七 朝野僉載 七則

1. 河婆

2. 權懷恩

3. 張利涉

4. 關玄一

5. 裴子雲

唐張鷟

一八 御史臺記 二則

6. 孫彥高

7. 性嘲

唐韓琬

一九 辨疑志 二則

1. 任麋

2. 楊茂直

唐陸長源

二〇 紀聞 四則

1. 姜撫先生

2. 李恆

唐牛肅

二一 開天傳信記 一則

1. 李元龜

2. 李睨

3. 張島史

4. 張藏用

唐鄭棨

1. 裴譚

二二 唐闕史 一則

唐高彥休

1. 俳儻人

二三 原化記 一則

1. 京都儒士

二四 玉泉子 一則

1. 丁稜彈箏

二五 唐摭言 二則

1. 李主簿

2. 姚娟

二六 玉堂閒話 一則

1. 不調子

二七 新五代史 一則

1. 敬新磨

二八 歸田錄 三則

目次

唐 皇甫氏

唐 失名

五代 王定保

五代 范資

宋 歐陽修

宋 歐陽修

1. 晏元獻器客

2. 馮道

3. 王介甫

二九

凍水紀聞 二則

宋 司馬光

1. 梁山泊

2. 陸參

三〇

夢溪筆談 一則

宋 沈括

1. 摸鐘

三一

問答錄 二則

宋 蘇軾

1. 與佛印答問

2. 因捫虱詰辨

三二

東坡志林 五則

宋 蘇軾

1. 子瞻忠赤眼

2. 羅安常耳聾

3. 措大喫飯

4. 記道人戲語

5. 三老語

三三

艾子雜說 四則

宋 蘇軾

1. 折難

2. 唐三藏

3. 食肉有雷

4. 好爲詩

三四

後山談叢 一則

宋 陳師道

1. 澹孔塔

三五 東軒筆錄 三則

1. 陸東

2. 皇甫泌

3. 雷翁翁

三六 續世說 一則

1. 父諱

三七 春渚紀聞 一則

1. 魚譜

三八 冷齋夜話 一則

1. 張丞相

三九 雞肋編 二則

1. 任忠厚

2. 名諱

四〇 墨莊漫錄 一則

日 次

宋魏泰

宋孔平仲

宋何薳

宋釋惠洪

宋莊綽

宋張邦基

1. 蘇子瞻

四一 曲洧舊聞 一則

1. 三白

四二 過庭錄 一則

1. 劉真父

四三 獨醒雜志 一則

1. 優人

四四 老學菴筆記 三則

1. 鮮于廣

2. 白席

3. 宗漢

四五 四朝聞見錄 一則

1. 優伶戲語

四六 游宦紀聞 一則

宋朱弁

宋范公醇

宋曾敏行

宋陸游

宋葉紹翁

宋張世南

1. 術士

四七 諧史 一則

1. 邱浚

四八 齊東野語 一則

1. 魯語

四九 癸辛雜識 一則

1. 趙溫叔

五〇 拊掌錄 六則

1. 張文潛

2. 大小尉孫

3. 士人

4. 沒字碑

5. 安鴻漸

6. 石曼卿

五一 湛淵靜語 二則

1. 梨棗

2. 趣詩

宋 沈 俶

宋 周 密

宋 周 密

宋 鞞然子

元 白 珽

五二 東南紀聞 一則

1. 死後佳

阮失名

五三 樂郊私語 一則

1. 也先不化

阮姚桐壽

五四 宋學士集 一則

1. 大言

明宋濂

五五 正學文集 一則

1. 感巫

明方孝孺

五六 菽園雜記 一則

1. 術產

明陸容

五七 鷓鴣林子 一則

1. 善忘

明趙鈞

五八 } 權子 二則

1. 家語

2. 三駭

明 秋定向

五九 } 應諧錄 一則

1. 萬字

明 劉元卿

六〇 } 賢弈編 四則

1. 多愛

2. 我今何在耶

3. 貓說

4. 性急

明 劉元卿

六一 } 快雪堂漫錄 一則

1. 世皇涕

明 馮夢楨

六二 } 雪濤小說 一則

1. 妾心

明 江盈科

六三 } 中洲野錄 一則

1. 梅谷化妻

明 程文憲

六四 艾子後語 三則

1. 凍兒譎諫

2. 尚志

3. 大言

明陸灼

六五 駒陰冗記 一則

1. 鄭唐悞謔

明閻莊

六六 山樵暇語 二則

1. 白衣電神

2. 嘲口吃

明俞弁

六七 筇廊偶筆 一則

1. 三不要

清宋榮

六八 觚脍 二則

1. 鬼談

2. 禪風

清鈕琇

六九 堅瓠集 三則

1. 歇後語

2. 三平

3. 落地

清諸學稼

七〇 公案偶記 二則

1. 兄弟訟田

清 藍鼎元

七一 茶餘客話 二則

1. 稽叔子

2. 代構策題

清 阮葵生

七十二 諧譯 七則

1. 帖嘲

2. 洩氣生員

3. 鄧夫訓世

4. 巾幗幕賓

5. 棉中鬼手

6. 三秋感奴

7. 怕婆縣令

七三 履園叢話 三則

1. 圈文章

2. 什麼東西

3. 面觀冊

清 錢 泳

七四 兩般秋雨齋隨筆 八則

1. 干支戲

2. 出入

3. 喫醋

4. 吳公雅譚

5. 村學詩

6. 戲辭

7. 和合破輩

8. 鑿刻

清 梁紹壬

七五

《蝸巷瑣語 一則

清 王逋 臆

1. 喬公試吳

七六

《庸閑齋筆記 三則

清 陳其元

1. 紀文達四星

2. 科名熱中之笑柄

3. 華亭合戲懲武秀才

七七

《秋鏡叢話 二則

清 戴延年

1. 無核枇杷

2. 子曰

七八

《文苑滑稽談 五則

雷 瑄

1. 仿李白詩

2. 辯子詩

3. 某樂師

4. 明太祖

5. 蒙師

七九

《清朝野史大觀 二十則

小橫香室主人

1. 老頭兒

2. 紀文達

3. 劉文清之戲和珅

4. 左文襄

5. 李文忠

6. 夏徵舒是先祖

7. 滿臣之體權

8. 刺殺笑話

9. 滿員笑柄

10. 山東某令

11. 浙江學使

12. 鄭板橋受騙

八〇、畏廬瑣記 十二則

13 烏中丞

14 鄭板橋判案

15 孫北海雅謔

16 憚南田逸事

17 占鼎

18 應對舛錯之笑柄

19 禁令

20 洋翰林不識字

1. 饑人

2. 請旌有夫之婦

3. 羊出袖中

4. 以犬爲戲

5. 拆字術

6. 誤用虛字

7. 老饕

8. 破傘

9. 書癡

10 狗樣

11 訓導去鞵

12 議員之口不如股

林 紆

晏子春秋

春秋
失名

晏子使楚

晏子(一)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僕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二)三百閭，(三)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一)晏子 名嬰，字平仲，春秋齊人，相齊景公，名顯諸侯。(二)臨淄 齊都城，卽今山東臨淄縣。
(三)閭 古以二百五十家爲閭。

橘化爲枳

晏子將之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一）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二）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

注：（一）習辭 猶言善於辭令。（二）淮 淮水也，爲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之桐柏山。

晏子數圍人罪

景公（一）使圍人（二）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三）養馬者。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四）曰：『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五）之，使其知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

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注：（一）景公 春秋齊主，名杵臼，在位五十八年。（二）國人 掌養馬芻牧之官也。（三）解 凡剖分物體皆曰解；古時酷刑，有解罪犯之四肢者，謂之支解。（四）矍然 驚顧貌。（五）數 責也。

孟子

戰國 孟軻

宋人揠苗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一)之者。芒芒(二)然歸，謂其人(三)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注：(一)掘 掘拔之欲亟長也。(二)芒芒然 罷倦之貌。(三)其人 謂家人也。

齊人妻妾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一)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二)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蚤(四)起，施(五)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六)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七)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八)從外來，驕其妻妾。

注：(一)良人 夫也。(二)顯者 富貴人也。(三)闚 竊視也。(四)蚤 同「早」。(五)施 音馳，斜行也。(六)櫛間 郭外家園也。(七)訕 毀謗也。(八)施施 夷然自得貌。

列子

戰國 列禦寇

燕人還國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一)變容。指社(二)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三)人之廬。』乃涓然(四)而泣。指壠(五)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六)大笑曰：『予昔給(七)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

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注：(一)愀然 容色驟變貌。(二)社 祭土神之地。(三)死人 謂先代也。(四)涓然 泣貌。(五)涓

讀如「泣」。(五)壠 墳也。(六)啞然 笑貌。(七)給 欺也。

野人獻暴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一)，僅以過冬。暨春東作^(二)，自暴^(三)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四)，隙室^(五)，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六)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注：(一)緇屨 亂麻著裏之衣也。讀如「濕汾」。(二)東作 謂春時耕作之事也。(三)暴 俗作曝，露也。(四)廣廈 煖室也。(五)隙室 縫罅也。(六)暄 溫煖也。

狙公賦芋

宋有狙公^(一)者，愛狙^(二)，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三)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四)，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

而喜。

注(一)：狙公 好養猿猴之老人也。(二)狙 猿猴也。(三)匱 乏也。(四)芋 栗也。音序；亦讀余。

齊人攫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一)衣冠而之市，適(二)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注：(一)清旦 猶謂清早也。(二)適 往也。

韓非子

戰國 韓 非

宋人得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一)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齎七日，端冕(二)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三)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胡盧(四)而笑。

曰：『此特燕石耳，其與瓦甃（五）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

注：（一）梧臺 故址即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二）端冕玄服 皆古之禮服也。（三）緹 音「題」，帛丹

黃也。（四）胡盧 笑貌。（五）甃 甃也。

鄭人飲鼈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一）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注：（一）潁水 即潁河，源出河南登封四境潁谷。

鄭人買履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二）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三）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

使度，無自信也。』

注：(一)度 量也。(二)操 持也。

尹文子

戰國 尹文

楚人獻雉

楚人擔山雞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一)也。』路人曰：『吾聞有鳳皇，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皇，貴欲以獻之(二)，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注：(一)鳳皇 與「鳳凰」同，鳥名。古稱鳳凰爲瑞鳥，有聖王出，則鳳皇見。(二)貴欲以獻之 嘉其欲獻以王也。

孔子家語

戰國 失名

傭書掣肘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一）宰（二）。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三）二人與之俱。

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四）其肘。（五）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

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

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六），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七）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八）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

注：（一）單父 古地名，故城在今山東單縣南。（二）宰 邑之長官也。（三）近史 近侍之人也。

〔四〕擊 音「微」，鬼也。〔五〕肘 音「帚」，臂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六〕宓不齊 宓子名。

〔七〕寤 同「悟」。〔八〕微 非也。無也。

呂氏春秋

秦 呂不韋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注：〔一〕契 刻也。

沒人之子

有過於江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

史記

漢司馬遷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一)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二)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整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三)爲槨，榿楓豫章(四)爲顛湊(五)；發甲卒爲穿墻(六)，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宰(七)，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八)葬之：以橐窳(九)爲椁，銅歷(一〇)爲棺，齋以蜚蜚，薦以木蘭(一一)，祭以粳稻，衣以火光，

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二二），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二三）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二四）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二五）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二六）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注：（一）楚莊王 春秋楚君，名旅，五霸之一，在位二十三年。（二）椁 亦作「槨」，外棺也。（三）文

梓 木名。（四）榱 楓 豫章 榱，大木也；楓，木名；豫章，大木，似榱。（五）顯 湊 以木累棺外

，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六)墳 墓穴也。(七)太牢 牛羊豕也；三牲具謂之太牢。(八)六畜 謂馬、牛、羊、雞、犬、豕也。(九)壠竈 土竈也。(一〇)銅鑿 銅釜也；釜南謂之鑿。(一一)木蘭 花名。(一二)太官 官名。(一三)孫叔敖 先爲楚之處士，處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一四)若無遠有所之 言汝勿遠適他境也。(一五)無立錐之地 錐末半微，并立錐之地而亦無之，甚言其貧弱也。(一六)寢丘 故城在今河南沈丘縣東南，接安豐阜陽縣界；楚封邑。

優旃

優旃者，秦倡(一)侏儒(二)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三)時，置酒而天雨，陞楯(四)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陞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楯大呼曰：『陞楯耶！』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陞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五)，東至函谷關^(六)，西至雍陳倉^(七)。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八)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注：(一)倡 倡優也。(二)侏儒 短小人也。(三)秦始皇 姓嬴名政，莊襄王之子，滅六國，統一天

下，在位三十七年。(四)陞楯 秦時官名，執楯立於陞側者。(五)苑囿 畜養禽獸處也。(六)函

谷關 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南里許，戰國時秦故關也。(七)雍陳倉 均古縣名。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

翔縣南；陳倉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八)二世 名胡亥，始皇之子，在位三年，丞相趙高弑之。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一）之時，喜隱（二），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三）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五）。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饌田（六）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七），汙邪滿車，（八）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九），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一〇）在旁，御史（一一）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一二）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輿講鞫（一三）侍酒於前，時賜餘瀝（一四），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一五）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一六），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一七）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一八）；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一九）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二〇），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二一）；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注：（一）齊威王 戰國齊君，名因齊，在位三十年。（二）喜隱 謂好隱語也。（三）沈湎 溺於酒也。

- (四) 蜚 與「飛」通。(五) 冠纓索絕 冠纓，結冠之緝也；索絕，盡絕也。(六) 禳田 謂爲田求福稱也。(七) 甌窶滿篝 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篝，籠也。甌窶滿篝者，謂望瘠地之豐也。(八) 汗邪滿車 汗邪，下地田也；汗邪滿車，謂雖低窪之地，亦多收穫也。(九) 益 古衡名，二十四兩也。(一〇) 執法 謂執行刑法之官也。(一一) 御史 古官名。周時掌贊書而授法令。(一二) 徑 與「竟」通。(一三) 谷羈鞬臚 「鞬」音「卷」，音「卷」，收衣袋也；「鞬」音「海」，縛於臂上之軟皮也；「鞬」，曲也；「臚」音「其」，小跪也。(一四) 餘瀝 剩酒也。(一五) 卒然 匆遽貌。「卒」讀如「猝」。(一六) 六博投壺 均古遊戲之事。(一七) 眙 音「睽」，直視貌。(一八) 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 謂可飲八斗而未徑醉；「二參」者，言十有二三醉也。(一九) 寫 音「音」，覆也。(二〇) 蒸澤 香氣。(二一) 主客 古官名，即後世之鴻臚卿也。

西門豹

魏文侯(一)時，西門豹爲鄴(二)令。豹往到鄴，會長老(三)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爲河伯(四)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五)廷椽(六)，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媾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其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爲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

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七）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箠筆磬折（八），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椽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注：（一）魏文侯 戰國魏君，名斯，（史記作都）在位三十八年。（二）鄴 古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境

。 （三）長老 年德俱高之人也。 （四）河伯 黃河之神。相傳姓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人因奉爲河伯。 （五）三老 鄉官掌教化者也。 （六）廷掾 屬官也。 （七）趣 讀如「促」，催促也。

（八）箠筆磬折 謂插筆於首，身偃如磬之背也。

新 序

漢 劉 向

優莫

趙襄子(一)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二)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三)紂之亡也遇湯武。(四)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五)矣。』

注：(一)趙襄子 春秋晉趙簡子之子，名無恤。(二)紂 商之暴君，名辛。好酒淫樂，百姓怨望，諸侯

多叛，周武王率師伐之，敗走，自焚死；國因之亡。(三)桀 夏之暴君，名癸。暴虐無道，湯率諸

侯師伐之，桀走死南巢，國亡。(四)湯武 商湯與周武王也。湯伐桀而有天下；武王伐紂而有天下

。(五)殆 危也。

戰國策

漢 劉向輯

求千里馬

古之君人（一）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二）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

于是不能暮年，（三）千里之馬至者三。

注：（一）君人 猶謂國君也。（二）涓人 闈臣也。（三）暮年 謂一周年也。

鄭人買朴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一）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

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

注：(一)腊 肉乾也。

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一)者。謁者(二)操(三)以入。中射之士(四)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五)人欺王。』王乃不殺。

注：(一)荆王 即楚王，當是頃襄王。(二)謁者 官名，司進謁之職者。(三)操 見墨子鄭人買履

注。(四)中射之士 猶後世禁衛軍卒；古用弓矢，故稱中射。(五)明 猶言證明也。

前漢書

漢班固

東方朔

朔(一)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二)。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驢(三)朱儒(四)曰：『上(五)以若曹(六)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對。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七)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八)；稍得親近。

伏日(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

(一〇)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何無禮也！拔劍割肉，豈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一)，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注：(一)朔 卽東方朔。漢厭次人，字曼倩，善詠諧滑稽。武帝初年，朔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累官至

太中大夫給事中。(二)待詔公車 待詔，官名。漢時四方上書者，咸待詔公車。所謂公車者，公車

所在之署名也；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三)驢 主駕車馬之吏也。(四)朱儒 與侏儒同，短

小人也。(五)上 謂漢武帝。(六)若曹 猶謂汝等也。(七)長安 西漢時都城。故城在今陝西

長安縣西北。(八)金馬門 漢武帝嘗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九)伏日 時令之名。(一〇)蚤 同「早」。(一一)細君 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

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今多稱妻爲細君。

抱朴子

晉葛洪

著餌石人

汝陽(一)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暨(二)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

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三)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立帷帳，管絃不絕。

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

注：(一)汝陽 古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北。(二)暨 與「暫」同。(三)調 戲也。

笑林

三國魏 邯鄲淳

倩人作奏記

桓帝(一)時，有人辟(二)公府(三)椽(四)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五) 葛龔(六)，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注：(一)桓帝 東漢桓帝也。帝名志，在位二十一年。(二)辟 徵召也。(三)公府 三公之府也。

(四)椽 古佐貳官之通稱。(五)梁國 漢地名，故治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六)葛龔 字元甫，漢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後官至太官丞。

太原人

太原(一)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慰斗(二)，便大驚惋，謂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注：(一)太原 漢郡名，故治在今山西太原縣。(二)慰斗 即熨斗，用以熨衣料者也。

某甲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一)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二)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

孔文舉(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注：(一)門人 門下客也。(二)闇 暗也。(三)孔文舉 東漢人，孔子二十世孫，名融。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忌，被殺。

弔喪人

有人弔喪，并欲賈(一)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曰：『錢、布、穀、帛，任卿(二)所有爾。』因賈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己以爲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復哭窮。己曰：『適得使窮，自當更送一斛。』

注：(一)賈 本注「齎」，持以與人也。(二)卿 敬體相呼之稱謂，猶今之「你」也。

沈峻

吳沈珩(一)，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二)使蜀(三)，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四)者。』溫嘉其能顯非。

又嘗經太湖(五)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注：(一)沈珩 字仲山。少綜經藝，長於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使魏，隨事響應無所屈。(二)

張溫 三國吳郡人，字惠恕。事吳，累官太子太傅。嘗使蜀，蜀貴其才。旋見忌於孫資，罷斥。

(三)蜀 三國時國名，據今四川一帶地。(四)麤 與粗通。(五)太湖 湖名，跨今江浙兩省。

上黨鮑堅

漢司徒(一)崔烈(二)，辟上黨(三)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

答曰：『隨典儀（四）口唱。』既調，讚者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也。

注：（一）司徒 官名。漢以丞相曰司徒。（二）翟烈 漢安平人，靈帝時，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後爲亂兵所殺。（三）上黨 漢郡名，故治在今山西長子縣西。（四）典儀 司儀者也。

楚人

楚人貧居，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以郢（一）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歸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郢，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恆答言『見』，徑日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二）大喜。賈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注：(一)郭與「障」同。(二)嘿然與「默然」同。

漢世老人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日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一)矣。

注：(一)內帑 庫藏也。

僮人弔喪

僮人(二)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凭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背曰：『癡物！』諸人亦

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注：(一)僮人 鄙賤之人也。

世說新語

南朝宋 劉義慶

孔文舉

孔文舉(一)年十歲，隨父到洛(三)。時李元禮(三)有盛名，爲司隸校尉(四)，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五)，與君先人伯陽(六)，有師資之尊，(七)是僕與君弈世(八)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九)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了了(一〇)，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踉蹌(一一)。

注：(一)孔文舉 見英林某甲注。(二)洛 即洛陽，漢時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三)李元禮 名膺

，後漢魯陽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聲名甚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後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四) 司隸校尉 官名，東漢時領有一州，無所不糾，威權頗重。(五) 仲尼 孔子字。(六) 伯陽 老子字。(七) 師食之厚 孔子適周，嘗問禮於老子，故云。(八) 處世 猶謂世世也。(九) 太中大夫官名，掌議論。(一〇) 丁丁 謂曉解也。(一一) 踉蹌 恭敬不安貌。

劉伶

劉伶(一) 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常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明，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二)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注：(一) 劉伶 晉沛國人，字伯倫，性放誕，不樂仕官，與阮籍嵇康等相善。(二) 醒 病酒也。

劉公榮

劉公榮(一)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以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注：(一)劉公榮，名親，晉沛國人。爲人道達，仕至兗州刺史。

遠志

謝公(二)始有東山(三)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三) (溫)司馬。(四)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五)，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六)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注：(一)謝公，卽謝安。晉馮夏人，字安石。少有重名，徵辟皆不就，隱居東山。年四十餘，始出爲桓溫

司馬，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二)東山，在浙江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三)桓公，桓溫字元子

，晉龍亢人。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旋封南郡公，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卒諡宣武侯。

○(四)司馬 官名。(五)遠志 藥名。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六)郝隆 字仕治，嘗爲桓溫南蠻參軍。

咄咄逼人

桓南郡(一)與殷荊州(二)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三)曰：『火燒平原無遺燼』。桓曰：『白布纏棺豎旛旐(四)。』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五)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六)故也。

注：(一)桓南郡 桓溫曾封南郡公，故世稱桓南郡。(二)殷荊州 殷仲堪，陳郡人，孝武時授都督荊、益、寧三州，鎮江陵，世稱殷荊州。(三)顧愷之 晉無錫人，字長康，博學有才氣，嘗爲桓溫及殷仲堪參軍。善畫，謝安置頗重之。(四)旛旐 旛旗之屬。(五)轆轤 井上之圓轉木也。(六)眇 目 偏盲也。殷仲堪父嘗患疾經時，仲堪衣不解帶者數年；自分剝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後漢書

南漢宋 范曄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一）人也。以文字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二）弟子私譏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三）；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性，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四）。但欲眠，思經事。寤與周公（五）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譏，出何典記？』譏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注：（一）陳留浚儀 陳留，漢郡名；浚儀，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河南開封縣西北。（二）假臥 不

脫衣冠而臥也。（三）便便 肥滿貌。（四）五經笥 猶謂藏五經之書籍也。五經爲詩、書、禮、易

、春秋。（五）周公 周文王子，名旦，相武王伐紂，定制度禮樂，制冠婚喪祭之儀，天下大治。

啓顏錄

隋 侯白

侯白

隋侯白(一)，州舉秀才至京，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二)越國公楊素(三)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頽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曰：「可不開論語云：『子在，回(槐、回、諧音)何敢死(四)。』」素大笑。

開皇(五)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六)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集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白在散官(七)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八)仰臥，謂是肉麪，欲銜之。忽被蝟卷著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九)，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針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

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一〇)初至，白即謁，謂知識(一一)曰：『白能令明府(一二)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

。』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吠，其犬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呦呦」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呦呦」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注：(一)侯白，隋魏郡人，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文帝令於秘書修

國史。每將擬之，輒曰：『侯白不勝官。』後給五品食。入官不久，卒。(二)僕射，官名，掌佐天子

議大政。(三)楊素，隋華陰人，字處道。初仕周，後隨隋文帝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國，封越國公。

(四)「子在，回何敢死」，見論語先進篇。子，孔子也；回，孔子弟子顏回也。(五)開皇，隋文帝

年號。(六)名紙，名片也。(七)散官，有名而閒散無職事之官也。(八)刺蝟，獸名，亦稱蝟鼠

。全身有尖銳棘毛，能攢起如矢，故名。(九)樛斗，樛實也。(一〇)令宰，謂縣官也。(一一)

知識 猶謂知友也。(一二)明府 隋唐時多稱縣令爲明府。

劉道眞

晉劉道眞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眞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媪，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眞無語以對。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一)女，多患癯。(二)其妻母項癯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

體(三)，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鵠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體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北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婦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瘦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注：(一)蒲州 府名，故治在今山西永濟縣。(二)櫻 頸瘤。(三)骨體 與「骨相」同，樹生節瘤也。

石動筍

石動筍管於國學(一)中看博士(二)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三)七十二人」。動筍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筍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四)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

六七，四十二(四)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注：(一)國學 即國子監，古代全國最高級之學校也。(二)博士 官名，掌通古今，兼任教授。(三)

達者通達明理之人也。(四)冠者 成人也。古時男子年二十而冠，謂之成人。按「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十」二語，見論語先進篇。

杜延業

唐華原(二)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賂。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注：(一)華原 古縣名，即今陝西耀縣。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卽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癢，眼下皮急，極需眠。』』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

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需眠。』合家大笑。

注：(一)需眠「眠」，與「視」通；需眠，猶謂目力不強也。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一)考滿，兵部(二)試判，爲錯一字落第(三)，此人卽回僕射(四)溫彥博(五)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六)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訴明

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七）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淩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卽云：『旣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著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晦如晦俱大歡笑，卽令送吏部（八）與官。

注：（一）宿衛 直宿宮禁也。（二）兵部 舊官制六部之一，卽今之海陸軍部。（三）落第 考試不及格

也。（四）僕射 見侯白注。（五）溫彥博 唐部人，字大臨。隋開皇末，爲幽州總管羅藝司馬。唐

太宗時，爲中書令，封虞國公，兼尙書右僕射。卒諡恭。（六）杜如晦 唐杜陵人，字克明。唐太宗

時，爲尙書右僕射，封萊國公，爲唐代良相之一。（七）通事舍人 官名，掌傳達請謁之事。（八）

吏部 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勳階黜陟之政。

朝野僉載

唐張鷟

何婆

浮休子(一)曾於江南洪州(二)停數日，遂聞何婆善琵琶下(三)；與同行人郭司法(四)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個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減年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注：(一)浮休子 作者張鷟別號。鷟字文成，唐陸澤人。調露中舉進士，累官至學士。開元初，貶賓嶺南

，後歸，至司門郎外郎，卒。(二)江南洪州 江，長江也；洪州故治，即今江西南昌縣。(三)琵琶

下 古時有以艾和馬糞於琵琶骨正炙，視其炙後之現象，以定休咎者，謂之琵琶下。(四)司法

官名，主刑法。唐制：在府曰法曹參軍，在州曰司法參軍，在縣曰司法。

權懷恩

唐邢州(一)刺史(三) 權懷恩，无賴，除洛州(三)長史(四)。州差參軍(五) 劉犬子迎，至懷州(六)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館(七)，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其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八)。』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九)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一〇)不可以遣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慚，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一一)刺史。

注：(一)邢州 故治在今河北邢臺縣。(二)刺史 官名，郡或州之長官也。(三)洛州 故治在今河

南洛陽縣。(四)長史 官名。魏晉以後，王公府及各衛寺，並有長史之設。(五)參軍 官名。

(六)懷州 故治在今河南沁陽縣。(七)館 客舍也。(八)僕射 見齊書錄侯日注。(九)劉仁軌

唐尉氏人，字正則。高宗時累官尚書左僕射，知政事。武曌時，改文昌左相，卒。(一〇)神州 古

魏國之中部曰神州。(即今河南魯境) (一一)益州 故治在今四川成都縣。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一)懷州(二)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三)上記之。時河內(四)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

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五)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州官箠(六)；以甲問構，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

注：(一)解褐 猶言入仕，謂解去褐衣易官服也。褐，賤者之服。(二)懷州 見續懷恩注。(三)笏

手版也。(四)河內 古縣名，爲懷州府治，即今河南沁陽縣。(五)司功 官名，唐州府佐吏。

(六)箠 施以杖刑也。

閻玄一

唐三原縣(一)令閔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吏前過，以爲縣典(二)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

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三)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慳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注：(一)三原縣 故城在今陝西三原縣東北。(二)縣典 縣令之屬官。(三)里胥 古之鄉職。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一)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二)王敬戍邊，(三)留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主，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

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犍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注：(一) 衛州新鄉縣 新鄉縣即今河南新鄉縣，唐時屬衛州。(二) 部人 人民也。(三) 戍邊 以罪發配邊境也。

孫彥高

周(一)定州(二)刺史孫彥高，被突厥(三)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四)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

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係彥高之流也。

注：(一) 周 朝代名，即此周。(二) 定州 即今河北定縣。(三) 突厥 種族名，據中國西北部地，北

朝及隋唐時常進寇邊。(四) 文符 公贖與兵符也。

姓嘲

秋官侍郎(一)狄仁傑(二)嘲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三)，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邊火，乃是煮熟狗。』

注：(一) 秋官侍郎 官名，即刑部侍郎也。(二) 狄仁傑 唐太原人，字懷英。歷仕高宗中宗睿宗武后四

朝，累官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卒贈文昌右相，謚文惠。(三) 明公 對於有名位者之尊稱也。

御史臺記

唐 韓 琬

任瓌

唐管輅公任瓌，(一) 酷怕妻。太宗(二) 以功賜二侍子(三)，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四)。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五)。其實非鴆(六)也。

既不死，他日杜正倫(七) 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八)，——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注：(一) 任瓌 唐合州人，字暉。初仕隋，入唐，除穀州刺史，後以功封邠州都督，封管國公。(二) 太

宗 唐高祖子，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三) 侍子 猶言侍妾也。(四) 七出 古時出妻之條件有

七：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妬忌；七、惡疾。(五) 死訣

死別也。(六) 鴆 毒也。(七) 杜正倫 唐涇水人。隋末舉秀才，入唐累官至同中書門下三品，

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八) 鳩盤茶鬼 惡鬼名，形最醜劣。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一)，有補闕(二)姓王，精九經(三)，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詭，則天(四)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輿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五)數宿，祈左右愼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

注：(一)拾遺 官名。唐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以救人主言之遺失。(二)補闕 候補官也。

(三)九經 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爲九經。一說：易、詩、書、禮、

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四)則天 唐高宗之后，名墨。高宗崩，則天臨朝稱制，

廢中宗，改國號周。姿爲淫虐，朝憲大亂。張柬之等因后廢疾，追禪位於中宗，后亦尋死，諡則天皇

后。(五)曹局 謂分職辦事之官署也。

辨疑志

唐陸長源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一)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

有荆巖者，於太學(二)四十年不第(三)，退居嵩少(四)，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五)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荆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佐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

撫曰：『吾爲西梁州（六）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七）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

注：（一）玄宗 唐睿宗子，名隆基，在位四十四年。（二）太學 國學也，亦曰國子監。（三）不第 考

試不中式也。（四）嵩少 即中嶽嵩山之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北太室山之西。（五）南北史 書名

，唐李延壽撰，所記均南北朝歷史。（六）西梁州節度使 節度使，唐代官名，世稱藩鎮。西梁州在

今陝西省。（七）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 所謂四者，泛指東、南、西、北四方也；如平東、平西、

平南、平北……等是。

李恆

陳留（一）男子李恆，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二）陳增妻張氏，召李恆。恆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

婦人，被鬼把頭拽髻，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文，并沿身衣服與恆，令作法禳之。

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恆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恆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恆也。』恆慚走，遂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

注：(一)陳留 見後漢書邊韶注。(二)縣尉 官名，主盜賊，按察姦宄。

紀聞

唐牛肅

李元晶

李元晶(一)爲沂州(二)刺史，怒司功(三)郝承明，命剝(四)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五)劉琮璣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璣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六)曰

：『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璉以爲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崑見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崑知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注：(一)崑 胡了切，讀如「竅」。(二)沂州 故治在今山東臨沂縣。(三)司功 見朝野僉載張利涉注

。(四)剝 剝其衣也。(五)博士 見啓顏等石動簡注。(六)給 見列子燕人還國注。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一)李逢年，自左遷(二)後，稍進漢州雒縣(三)令。逢年有吏才，蜀(四)之採訪(五)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六)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七)戶曹(八)李睨曰：『逢年家無內主，蕩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睨曰『諾』。復又訪之於睨。

觀率略(九)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民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觀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

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觀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觀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觀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觀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觀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

注：(一)殿中侍御史 官名，居殿中，察非法。(二)左遷 降職也。(三)漢州羅縣 羅縣，即今四川

廣漢縣。唐時屬漢州。(四)蜀 即今四川地。(五)採訪使 官名，司考課官人善惡。(六)中

丞 官名，爲御史臺率，職最雄峻。(七)益府 即益州(亦曰成都府)故治在今四川成都縣。

(八)戶曹 主人民戶籍之區官。(九)率略 猶謂粗心不經意也。

張長史

唐臨濟(一)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二)長史(三)，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四)，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竊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繫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

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繫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遣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注：(一)臨濟 古縣名，故城在今山東章丘縣西北二十里。(二)臨州 故治在今安徽含慶縣。(三)長

史 見朝：僉載機樹恩注。(四)全節縣 未詳所在，當在臨濟附近。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一)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答(二)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三)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命里正(四)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注：(一)青州臨朐 臨朐，縣名，即今山東臨朐縣，唐時屬青州。(二)答 杖刑也。(三)明府 見啓

顏錄後白注。(四)里正 古之鄉職。唐制：百戶爲一里，置里正一人。

開天傳信記

唐鄭棨

裴諤

唐裴寬子諤(一)，復爲河南(二)尹。諤素好談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諤判云：『這畔(三)似郵(四)畔，郵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

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五)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諤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注：(一)裴諤 唐幽喜人，字士明，歷事代宗德宗，累遷右金吾將軍，後至河南尹，卒。(二)河南

唐府名，故治卽今河南洛陽縣。

(三)這畔 猶謂這邊也。(四)郵 同「那」。(五)兒 古時

婦人之自稱也。

唐闕史

唐高彥休

俳優人

唐咸通(二)中，俳優人(三)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諷論，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三)縉黃(四)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褻衣博帶，(五)攝齊(六)以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七)是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九)又問曰：『太上老君(一〇)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一一)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一二)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一三)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一四)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一五)！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一六)奚爲？』

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注：(一)咸通 唐懿宗年號。(二)俳優人 演雜戲者也。(三)延慶節 國家慶賀之辰也。(四)緇黃

謂僧道也；僧人緇服，道士黃冠，故云。(五)褰衣博帶 寬衣大帶，儒者之服也。(六)攝齋

引持也。(七)釋迦如來 即釋迦牟尼，佛教之始祖也。(八)夫 與「敷」音。 (九)啓齒 啓

口微笑也。(一〇)太上老君 即老子李耳，道家奉爲教主。(一一)道德經 亦名老子，李耳所著

，凡二卷。(一二)「吾有大患……吾有何患」見道德經上篇上。第一句原文爲「吾所以有大患者。」

(一三)媿 與「身」同音，身懷孕也。(一四)文宣王 孔子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

王。(一五)「沾之哉……」身論語子罕篇。(一六)嫁與「價」同音。

原化記

唐 皇甫氏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

座中有一儒士，自媒（一）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後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響空耳。遂爲置酒果燈燭，送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却歸。

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二）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

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翻翻而動。此人凜然（三），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擘，磕然（四）有聲。後寢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座。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五）中出頭，氣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踰伏，更不敢動；忽然因睡不覺。

天明，諸奴客已開關(六)。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藉。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尙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卽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敝，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繞堂尋血蹤，乃是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七)，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八)旬日方愈。

注：(一)媒 紹介也。(二)閣 輿閣「通」。(三)凜然 因驚而戰栗也。(四)磕然 石相擊聲。(五)狗竇 狗洞。(六)關 閉門之具。(七)解 俗稱大小便曰大小解。(八)驚悸 驚恐心悸也。

玉泉子

唐失名

丁稜彈箏

盧肇丁稜之及第(一)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勝元(二)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密。——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

及引見，則僂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三)，而稜(四)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

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五)，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注：(一)及第 隋唐之世，進士諸科，考試中式者曰及第。(二)勝元 名榜上之第一名也。(三)登科 應試而中式也。(四)赭然 喻面作赤色也。(五)箏 樂器名。古十二弦，後爲十三弦，有彈箏、擲箏兩種，今皆失傳。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

李主簿

唐方干，恣態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一)李主簿(二)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三)處，見干而與之傳杯(四)。龍邱目有翳(五)，干改令以譏之。干改令

謂人象令云：『措大(六)吃酒，點監軍將，吃酒點將；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監下人，吃酒點鮮(七)；(干嗜鮮)只見半臂著欄，未見口唇
開跨』。一座大笑。

注：(一)龍邱 唐縣名，即今浙江龍游縣。(二)主簿 管理文書簿籍之佐吏也。(三)知聞 猶謂朋友

也。(四)傳杯 猶謂飲酒也。(五)翳 目疾有膜障蔽瞳孔，不能視物者，謂之翳。(六)措大

貧士也。(七)鮮 魚之藏貯以爲食品者，如醃魚糟魚之類。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一)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二)受
禪(三)，姚涓爲學士(四)，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五)，今聞
旅寄衡永(六)。』上曰：『頗聞其人才甚捷。』涓對曰：『聞在翰林(七)，號爲下水
船。』太祖應聲謂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

船也。

注：(一)乾寧 唐昭宗第四次年號。(二)梁太祖 姓朱名全忠，受唐禪爲帝，國號梁，(史稱後梁)踐

位七年。(三)受禪 謂受天子所禪讓之帝位也。(四)學士 官名，唐置學士院，專掌制誥，爲清

要之職。(五)左遷 見紀聞李親注。(六)衡水 均州名。衡州故治在今湖南衡陽縣；永州故治在

今湖南零陵縣。(七)翰林 唐宋時爲內庭供奉之官。

玉堂閒話

五代 范 資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一)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機(二)登途，果尪弱(三)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子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

曰：『得之矣。請貫(四)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憊勉(五)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六)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斃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注：(一)斃 與「玩」通。(二)捨幟 猶謂離舟也。(三)羸弱 羸弱也。「羸」，本作「羸」，俗作「羸」。

，烏莖切。(四)貫 賂也。(五)憊勉 與「憊勉」同，勉強也。(六)杜荀鶴 唐末萬年人，字彥

之，自號九華山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詩名，自成一家，有《唐風集》。

新五代史

宋 歐陽修

敬新磨

莊宗(一)好畋獵，獵於中牟(二)，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

天子之馳聘。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三)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四)，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五)，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注：(一)莊宗 即後唐莊宗，姓李，名存勗，踐位凡四年。(二)中牟 即今河南中牟縣。(三)女 同

「汝」。(四)家世夷狄 莊宗本沙陀部人，故曰夷狄。(五)同光 莊宗年號。

歸田錄

宋 歐陽修

晏元獻幕客

晏元獻(一)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二)，爲南京留守(三)。時年三十八，幕下(四)王琪(五)張亢(六)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注：(一)晏元獻 宋臨川人，名殊，字同叔。仁宗時爲相。善知人，范仲淹，歐陽修皆出其門。卒諡元獻。

○ (二)樞密副使 官名。宋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樞密院中有樞密使副使等官。 (三)南

京留守 宋時南京應天府，即今河南商丘縣。留守，官名，掌宮輪及京城修葺彈壓，錢穀兵民等政

事。 (四)幕下 幕客也。 (五)王琪 宋華陽人，字君玉。舉進士，累官東南諸州，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以禮部侍郎致仕。 (六)張亢 宋臨濮人，字公壽。舉進士，爲廣安軍判官，累遷滁州總管。

馮道

故老(一)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二)，和相凝(三)，同在中書(四)。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褻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閔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注：(一)故老年老，有德之人也。(二)馮道，五代景城人，歷事唐晉漢周四姓十三君，官皆將相。自號

長樂老。(三)和凝，五代鄆州人，字成績。梁時舉進士，歷仕晉漢，官至左僕射，太子太傅，封魯

國公。(四)中書，官署名，中書省也。

王介甫

王介甫(一)王禹玉(二)(珪)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三)領直緣其鬚，上(四)顧之而

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巖，曾經御覽；未可殺也，或曰放焉。』衆大笑。

注：(一)王介甫 宋臨川人，名安石，號半山。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二)王禹玉 宋華陽人，名珪

。舉進士甲科，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三)襦 音「儒」，細密之羅也。(四)

上 謂宋神宗也。

涑水紀聞

宋司馬光

梁山泊

集賢校理(一)劉貢父(二)好滑稽，嘗造介甫(三)。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四)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如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

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注：(一)集賢校理 官名。唐宋時有集賢殿，掌刊輯經籍，搜求佚書；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

(二)劉貢父 宋新喻人，名攸。爲人疏簡，不脩威儀，喜諧謔。慶曆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

(三)介甫 見歸田錄王介甫注。(四)梁山泊 在今山東壽張縣東南梁山上，即古鉅野澤。

陸參

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一)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

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愍之(二)，呼謂曰：『汝迫於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

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三)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

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爲笑。

注：（一）嚮與「向」同，音也。（二）慙憐恤也。（三）虞芮詩經縣：「虞芮實厥成。」虞、芮，俱

古國名。史記周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

人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向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虞國故城，在今

山西平陸縣東北六十里；芮國故城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夢溪筆談

宋沈括

摸鐘

陳述古（密直）知達州浦城縣（一）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二）之曰：「某縣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開後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

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注：(一)建州蒲城縣 蒲城縣即今陝西蒲城縣，宋時屬建州。(二)給 見列子燕人還國注。

問答錄

宋蘇軾

與佛印答問

東坡(一)得杭州(二)倅(三)。一日，過天竺(四)，與佛印(五)遇於九里松(六)，握手縱步。坡見一峯峭拔，稍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峯(七)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

及寺門，見捏塑金剛壯麗，問佛印曰：『二金剛，何者爲重？』印曰：『握拳(八)者尊。』

及至殿，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復詢曰：『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
 印曰：『彼司門戶，恃勢張盛，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云：「撐肩努眼惡精神。捏合從來假似真。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

後至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後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

復見座前置經一卷於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坡喟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九）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八。始於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注：（一）東坡 作者蘇軾別號。蘇軾，宋眉山人，字子瞻。嘉祐進士，簽書鳳翔府判官，召直史館。熙寧

中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卒諡文忠。

(二) 杭州 即今浙江省會杭縣。

(三) 倅 佐貳官也。東坡曾爲杭州通判。

(四) 佛印

宋僧人，名了元，居金山寺，與蘇軾頗相得。

(五) 天竺 在杭縣西湖靈隱山飛來峰之南，分上、中、下三竺。

(六) 九里松 在杭縣西湖。唐刺史

袁仁敬植松於行春橋，四達盡、竺，陰如織雲，故名。

(七) 飛來峯 在杭縣靈隱山東南。

(八) 拳

諸音「權」。(九) 南海大士 即觀音。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屈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

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餽飪(二)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於垢膩』，許作冷淘(三)。

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喫冷淘，後吃餽飪。』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注：(一)秦少游名觀，宋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蘇軾重其才，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累遷至國史院編修官。(二)餽飪與「餽飪」同，餅屬也。(三)冷淘食品名，當今涼粉等類。

東坡志林

宋蘇軾

子瞻患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一)，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

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活（二），（一作瘡）汝視物，吾不禁也。』

注：（一）膾 細切肉也。（二）瘡 病也。

龐安常耳聾

蘄州（一）龐君安常，善醫而聾（二），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

注：（一）蘄州 故治即今湖北蘄春縣。（二）聾 生而聾也。

措大喫飯

有二措大（一），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喫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耳？』

注：(一)措大 見唐摭言李主簿注。

記道人戲語

紹聖(一)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二)，緘題(三)，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注：(一)紹聖 宋哲宗第二次年號，(二)禁方 秘密之醫方也。(三)緘題 謂封而題名於表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一)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二)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三)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四)

朝菌(五)，何以異哉！

注：(一)盤古 人名，相傳爲天地初開，首出御世者。(二)爾來 「爾與」通；爾來，猶言近來也

。(三)崑崙山 山名，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四)蜉蝣 蟲名，長六七分，似蜻蛉而小，夏秋之夕

，多近水而飛，往往數小時即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五)朝菌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後之學

者，釋義不一：或謂朝菌爲大芝，見日則死；或謂蠶上芝，朝生暮死；亦有謂朝菌乃朝生暮死之蟲者。

艾子雜說

宋蘇軾

折難

有營邱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一)之項(二)，多綴鈴鐸，(三)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迴避，以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也？」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烏雀多託高以

巢，穢糞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雀也。豈車駝之比耶？」營邱士曰：「鷹鷂（四）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雀巢於鷹鷂之尾耶？」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繫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縉線（五），偶爲木所縮（六），則振羽之際，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雀乎？」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七）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始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註：（一）藥駝 即駱駝。（二）項 頸後部也。（三）鐸 大鈴也。（四）鷂 音「詭」，猛禽也。（五）

縉線 編絲線也。（六）縮 鈎繫也。（七）挽郎 挽柩之人也。

唐三藏

艾子好飲，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諫；惟以險事怵（一）之，宜可止。」一日，大飲而噦。（二）門人密抽甕（三）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

臟，何以生爲！」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四）猶可活，況有四耶？」

注：（一）然 誘也，恐也。（二）噦 氣逆而口發聲作嘔吐狀也。又：下「噦」字應作嘔吐之物譌。（三）

彘 豕之別名。（四）唐三藏 唐高僧玄奘，世稱三藏法師。又「臟」與「藏」通。故艾子故作破解。

食肉有智

艾子之隣，皆齊之鄙人（一）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三）之靈者，何彼智而我無智？」一人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有糶米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又聞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人曰：「何也？」曰：「吾觀人足，面前出其便；若後出，豈不爲糶來者所踐？」其一人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注：（一）鄙人 鄙陋之人也。（二）三才 天、地、人也。

好爲詩

艾子好爲詩。一日宿逆旅(一)，夜聞隣房人言曰：『一首也；』比少間，曰：『又一首也；』迨曉，凡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捷。凌晨，冠帶謁之。其人出，乃商賈也，危羸(二)若有疾者。艾子深異之，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房中，聞君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首之言，君誤矣！昨夜暴下(三)，昏黑尋紙未得，因汗於手；疾勢不已，殆六七汗手耳；非作詩也。』艾子有慚色。

注：(一)逆旅 客舍也。(二)危羸 瘦弱貌。(三)暴下 驟然大便也。

後山談叢

宋 陳師道

避孔塔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一)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二)詩，罰金。元祐(三)中，同爲從官(四)。貢父曰：「前於曹州(五)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六)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七)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

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八)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矯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九)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一〇)。坐者絕倒。

注：(一)劉貢父 見涑水紀聞梁山泊注。(二)蘇子瞻 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東坡」注。子瞻知湖州時

，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觸朝廷怒，貶黃州團練副使。劉貢父等因和子瞻詩，亦連坐罰金

。 (三)元祐 宋哲宗第一次年號。(四)從官 文學親近之官也。(五)曹州 故治在今山東曹縣

西北七十里。(六)舉子 被舉應試之士也。(七)庫家 當舖也。(八)顏仲 均孔子弟子。顏即顏回；仲即仲由，字子路。(九)經幢 鑿石爲圓柱或多邊柱形，刻佛號或釋經於上者也。(一〇)避孔塔 諧音「鼻孔塌」。

東軒筆錄

宋魏泰

陸東

有朝士(一)陸東，通判(二)蘇州(三)，而權(四)州事。因斷流罪(五)，命黥(六)其面曰：『特刺配(七)某州牢城。』黥畢，幕中(八)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九)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准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一〇)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注：(一)朝士 汎稱京朝之官曰朝士。(二)通判 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

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三)蘇州 即今江蘇吳縣治。(四)橫 簪笈也。(五)流罪 竄逐之罪也。(六)黥 古之墨刑；鹽額涅藥也。(七)配 流刑曰配。(八)幕中 謂幕友也。

(九)有司 官吏也。(一〇)兩府 宋時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號爲兩府。

皇甫泌

皇甫泌，向敏中(一)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二)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三)聖體似不和，遽離展坐(四)。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枚溼，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五)，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注：(一)向敏中 宋開封人，字常之。舉進士，太宗稱爲名臣。真宗時進左僕射，居大任者凡三十年。

(二) 劉子 文書也。(三) 眞宗 名旼，宋太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四) 辰坐 猶言御座。

(五) 中書 見歸田錄馮道注。

蜜翁翁

邊人(一)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二)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三)。』有張師雄者，西京(四)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五)中人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土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張亢(六)嘗謂「蜜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醒，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七)伯伯耳！』亢笑曰：『可對「蜜翁翁」。』釋而不問。

注：(一)邊人 邊境之人民也。(二)陰山 山名，在今綏遠省，橫障漠北。(三)鐵驄 謂軍馬之強悍

者也。(四)西京 宋以河南洛陽爲西京。(五)洛 即西京。(六)張亢 見歸田錄晏元獻幕客注。
(七)堂 諧音「糖」。

續世說

宋 孔平仲

父諱

宋(一)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二)子慈(三)，謝鳳(四)子超宗(五)。慈方學書，超宗曰：『卿(六)書如何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王彧(七)之子絢(八)，何尚之(九)子偃(一〇)。絢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一一)，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一二)。

殷淳(一三)之子孚，何無忌(一四)之子勛，嘗共食，孚羹盡，勛曰：『益殷尊羹』(一五)。孚答曰：『何無忌諱？』

謝莊（一六）之子藩（一七），劉劭（一八）之子悛（一九），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二〇）千日』。

蔡興宗（二一）之子約（二二），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二三）饑，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

張邵（二四）小名梨，子敷（二五）小名檀（二六）。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

孝武（二七）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二八）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

謝鳳之子昭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二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昭宗曰：『君命不往不可』。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注：（一）宋 有朝宋也。（二）王僧虔 南朝宋文帝，時爲太子舍人，累遷尚書令。齊受命，遷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卒諡簡穆。(三)恚 王僧虔子，字伯寶，南齊時除祕書郎。以疾從閒任，轉冠軍將軍。

卒諡懿。(四)謝鳳 南朝宋文帝時爲鄆令，頗有政績。(五)超宗 謝鳳子。好學有文辭，頗待

宋文帝贊賞。入齊爲黃門郎，旋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官。後賜自盡。(六)卿 見笑林

甲喪人注。(七)王曠 字景文，南朝宋明帝時累官尙書右僕射。後爲帝所忌，遣使送藥賜死。追諡

懿。(八)絢 王曠子，字長素，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卒諡恭。(九)何尙之 字彥德，南朝宋文

帝時爲尙書令，累官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卒諡簡穆。(一〇)偃 尙之子，字仲弘。元嘉中位太

子中庶子，歷侍中，掌詔誥。孝武帝時遷吏部尙書。卒諡靖。(一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見論語八佾篇。按：「郁」與「曠」同音。(一二)「草上之風必見」 論語顏淵篇「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文中絢之曰「草上之風必見」者，戲諷其舅(偃)之名。(一三)

殷淳 南朝宋長平人，字粹遠。少好學，有美名。景平中歷中書黃門侍郎，元嘉中卒。(一四)何無

忌 晉鄆人。嘗與劉裕等起兵伐桓玄，以功封安城郡開國公。後爲盧循戰敗而死。諡忠肅。(一五)

「益殷尊羹」 謂再添尊羹之羹也。「殷尊」二字與「殷淳」同音。(一六)謝莊 南朝宋陽夏人，字

希魏。元嘉中除太子中庶子，歷官吏部尙書，吳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憲。(一七) 瀟 謝莊子，字義潔。南齊時，果遷吏部尙書。諡簡。(一八) 劉劭 南朝宋彭城人，字伯猶，明帝時官至尙書左僕射，中領軍。卒諡忠昭。(一九) 俊 劉劭子，字士操，武帝時，拜司州刺史，歷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明帝立，轉五兵尙書。卒諡敬。(二〇) 沈湏 溺於酒也。「湏」「劭」同音。(二一) 蔡興宗 南朝宋考城人。孝武時爲吏部尙書，明帝立，遷尙書右僕射，封樂安縣伯。廢帝時，進都督荆湘等八省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薨卒。(二二) 約 蔡興宗子，字景攜。少尙宋武帝女安吉公主。入齊，累官錄尙書輔政，官終太子詹事。(二三) 沙門 僧也。(二四) 張邵 南朝宋吳郡人，字茂宗，爲晉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功封臨沮伯。文帝時轉誰州刺史，後爲吳興太守。卒諡簡。(二五) 敷 張邵子，字景胤。好讀玄書，累官黃門侍郎。父亡，毀瘠成疾卒。(二六) 榼 音「渣」。果名，爲榼子之實，小於木瓜，色微黃，其酸。(二七) 孝武 即南朝宋孝武帝。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在位十一年崩。(二八) 江智深 南朝宋考城人。辭采清瞻，與謝莊沈懷文等友善。懷文稱之曰：「人所應有靈有；人所應無靈無。」孝武時累拜寧朔將軍。(按：宋書作智淵)

，南史則作智深。）（二九）宋明帝 南朝宋文帝子，名彧，在位八年崩。

春渚紀聞

宋何遠

魚謔

姑蘇（一）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二）。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三），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皆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搗（四），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注：（一）姑蘇 即蘇州，見東軒筆錄陸東注。（二）小集 宴會也。（三）鮭 河豚之別名。（四）指搗

與「指揮」同。

冷齋夜話

宋釋惠洪

張丞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雞肋編

宋莊綽

任忠厚

任忠厚，蜀（一）人，有文馳譽上庠。（二）一目患翳，（三）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四）。然喜嘲謔，嘗翫（五）一友人。其人悲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塵特已（長），著箇藍袍罔談彼（短）。面上帶些天地玄（黃），眼中更有陳根委（翳）。』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

歇後語也(六)。

注：(一)蜀 卽今四川省。(二)上庠 古之大學曰上庠。(三)騎 見唐書李季主傳注。(四)蹠 是蹠也；是兩旁骨之凸起者。(五)甃 見玉堂閒話不調子注。(六)千字文歇後語 千字文，書名。歇後語，故隱成句末字之語也。

名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一)間，爲南宮留守，上元(二)，有司(三)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四)所攻而罷。

又有典樂(五)徐申，知常州(六)。押綱(七)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八)，申轉運(九)申廉訪(一〇)，申帥司(一一)，申省部(一二)，申御史臺(一三)，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

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

汪伯彥（一四）作西樞（一五），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一六），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注：（一）至和 宋仁宗第八次年號。（二）上元 俗以陰曆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三）有司 見東軒

錄陸東注。（四）言者 謂主諫議之官也。（五）典樂 主樂事者也。（六）常州 故治即今江蘇武

進縣。（七）綱 貨物結幫同行者曰綱。（八）提刑 官名，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平其曲直。（九）

轉運 宋置諸道轉運使，專掌軍需糧餉。嗣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俾之分路

而治。（一〇）廉訪 官名，猶後世之按察使也。（一一）帥司 宋時稱經略安撫司爲帥司，以朝臣

充之，掌一路兵民之事。亦曰安撫使。（一二）行部 中書省也。（一三）御史臺 官署名，掌彈劾

○（一四）汪伯彥，宋祁門人，字廷俊。登進士。高宗時擢右僕射，尋劾罷。後又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卒諡忠定。○（一五）西樞，即樞密院。宋時中書省與樞密院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一六）校尉，官名。唐宋時武散官六品以下爲校尉。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

蘇子瞻

蘇子由（一）在政府，子瞻（二）爲翰苑（三），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四）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五）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六）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家，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七）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首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八）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

首陽(九)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家，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一〇)，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注：(一)蘇子由 名轍，東坡之弟。與東坡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謚文定。(二)子瞻

即東坡。(三)翰苑 翰林院也。(四)干 求也。(五)內翰 宋時稱翰林爲內翰。(六)楊王

孫 漢城固人，治黃老術。及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遂裸葬。(七)漢文帝

名恆，高帝之子，在位二十三年。(八)伯夷 殷孤竹君之子。殷亡，與弟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採薇而食，遂餓死。(九)首陽 山名，在山西永濟縣南。(一〇)叔齊 伯夷弟。

曲洧舊聞

宋朱弁

三白

東坡(一)嘗與劉貢父(二)言：『某與舍弟習制科(三)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

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盤飯，乃三白也。』
貢父大笑。

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四）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七筯（五），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侍。』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羹飯爲何物。

如期而往。談論過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注：（一）東坡 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二）劉貢父 見涑水紀聞梁山浪注。（三）制科 經制之科目

也。（四）品 讀如「菘」。（五）七筯 七，鹽匙也；筯，筷也。

過庭錄

宋范公偁

劉貢父

劉貢父(一)知長安(二)，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三)。』
喝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

至闕(四)，永叔(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逐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注：(一)劉貢父 見凍水紀聞梁山泊注。(二)長安 今陝西長安縣。(三)渭城 樂曲名，王維送人使

西安詩首句曰：『渭城朝雨悵輕塵。』後入樂府，因以名曲。(四)闕 天子所居曰闕，故亦作京都

講。(五)永叔 歐陽修字。修，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累官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卒諡文忠。

獨醒雜誌

宋曾敏行

優人

崇寧(一)二年鑄大錢，蔡元長(二)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三)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價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

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四)，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其穿半袴，蹻(五)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六)，亦遂罷議。

注：(一)崇寧

宋徽宗第二次年號。

(二)蔡元長

名京，宋仙游人。

熙寧進士。

徽宗時拜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排斥元祐諸臣，復王安石新法，編布成黨，疾視人民，遂有靖康之變。欽宗立，貶死。

(三)優人

扮演雜劇者也。

(四)衣冠之士 謂紳士也。

(五)蹻

音「輕」，一足行也。

(六)禁



中 天子居處也。

老學菴筆記

宋 陸 游

鮮于廣

隆興(一)間，有揚州(二)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官，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通判(三)鮮于廣——蜀(四)人——卽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令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五)者，京東(六)歸正官(七)也，輒操齊(八)音曰：『安撫(九)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一〇)，是甚言語？』帥爲發怒報面(一一)，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注：(一)隆興 南宋孝宗第一次年號。(二)揚州帥 揚州故治在今江蘇江都縣。帥卽帥司，參閱雞肋篇

名諱注。(三)通判 見東軒筆錄陸東注。(四)蜀 見雞肋篇任忠厚注。(五)簽判 宋官名，各

州皆置之，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六)京東 宋路名。金改京東爲山東，分東西兩路。(七)歸正官 謂曾叛宋也。金而又歸正返宋之官也。(八)齊 即今之山東省。(九)安撫 即帥司。(一〇)飽食煖衣……禽獸 見孟子。(一一)報面 面慚赤也。

白席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一)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二)自樞密(三)歸鄴，(四)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五)吃荔支，請衆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六)，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注：(一)相禮 猶言饋禮也。(二)韓魏公 名琦，字維圭，宋安陽人。弱冠舉進士。曾與范仲淹率兵平

西夏，名重當時。累官樞密副使，遷右僕射，封魏國公。(三)樞密 官署名。即樞密院。參閱歸田

錄晏元獻幕客「樞密副使」注。(四)鄴 即相州鄴郡，故治即今河南安陽縣治。(五)資政 官名。

(六) 喋喋 多言也。

宗漢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一)亂華。時北齊魏愷(二)自散騎常侍(三)遷青州(四)長史，固辭。文宣帝(五)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受！」此其證也。

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六)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

注：(一)五胡 匈奴、鮮卑、羯、氐、羌，五種族也。西晉末，先後占據北方及西蜀，歷百三十年始滅亡。

。 (二)魏愷 北齊下曲陽人，抗直有才辨，辭青州長史後，除雀州刺史，後徙膠州卒。 (三)散騎

常侍 官名，魏晉時與中常侍合爲一，爲顯職。 (四)青州長史 青州故治，北齊時在東陽，即今山

東營都縣治。長史，官名，見朝野僉載懷恩注。 (五)文宣帝 北齊神武帝子，名洋，在位十年。

(六)太保 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傅。

四朝聞見錄

宋葉紹翁

優伶戲語

韓侂胄(二)用兵既敗，爲之鬚鬢俱白，因悶莫知所爲。優伶(三)因上(三)賜侂胄宴，設樊榭(四) 樊噲(五)，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拊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六)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拊問哈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七)所命。』則拜曰：『真漢家名將也。』又拊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八)自取』。又因郭倪(九) 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好多生靈(一〇)，只因移果桌(一一)』。

注：(一)韓侂胄 宋安陽人，字簡夫。光宗時，知閩門事。寧宗即位，侂胄自負有定策功，甚專橫，貶逐

善類無虛日，爲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旋與金人啓鑿而敗，宋人斬其首，函送於金。(二)優伶

俳優及伶人之通稱。僂謂雜戲，俗謂樂人。(三)上 謂宋寧宗也。(四)樊邈 春秋魯人，名須，孔子弟子。(五)樊噲 漢初沛人，事高祖。鴻門之會，項羽欲殺高祖，賴噲得免。累從征戰，封舞陽侯。(六)夫子 謂孔子也。(七)漢高祖 姓劉，名邦，沛人，滅秦平項羽，登位十二年。(八)樊噲 與「煩懣」同音。(九)郭倪郭果 郭倪於宋寧宗時歷官殿前副都指揮使，鎮江都統兼知揚州；旋又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後金人攻六合縣，倪遣前軍統制郭傑救之，大敗，倪竄揚州走，因罷官。郭果生平未詳，或即是郭傑。(一〇)生菱 諧音「生靈」。(一一)移果桌 諧音「倪果走」。

游宦紀聞

宋 張世南

術士

蜀(一)昔有術士(二)，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三)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四)咸強其筆於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日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

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

注：(一)蜀

見雞肋編任忠厚注。

(二)術士 方術之士也。

(三)五行 謂金木水火土也。

(四)五馬

世稱太守爲五馬。漢制：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

諧史

宋沈俶

邱浚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一）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

殿中丞（二）邱浚，嘗在杭州（三）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存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注：(一)張文潛 名耒，宋淮陰人。弱冠第進士，累官至太常少卿，後坐黨籍落職。(二)殿中丞 官名，即御史也。(三)杭州 見問香錄與印茶尚注。

齊東野語

宋周密

優語

宣和(一)中，童貫(二)用兵燕薊(三)，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四)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五)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六)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七)也。』

近者己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八)，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九)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旁一人答

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又女官（二〇）（疑當作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二一）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鶩栗（二二），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際其首曰：『甚事不被鶩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二三）爲鶩栗也。』

王叔知吳門（一四）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

而蜀（一五）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一六）用事，選人（一七）政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一八）者數輩，皆稱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一九）也。夫子（二〇）曰：『於予與改

，「（二一）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二二）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二四）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二五）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

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注：（一）宣和 宋徽宗第六年號。（二）董貫 宋開封人。字道輔。少給事宮掖，甚得徽宗寵信，累官至

太師，封廣陽郡王。金將粘罕南侵，貫以河北宣撫奔入都，遂謫竄英州，未至，詔數其十大罪，誅之。

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窮姦稔惡，流毒四海，爲其時巨奸之一。（三）燕薊 燕即今之河北北平

市；薊即河北薊縣。燕薊二地，宋時本爲遼所佔，後爲金人所據。（四）教坊 唐宋時雅俗之樂，除

由太常主典外，更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女樂隸教坊，故官妓亦稱教坊。（五）蔡太師 即蔡京，

見獨醒雜志優人「蔡元長」注。(六)鄭太宰 即鄭居中。居中字達夫，徽宗時歷知樞密院，拜太宰，加少師，封燕國公。卒諡文正。(七)三十六鬘 「鬘」語首著，意謂三十六著走爲上輩，際讒童其之敗窳也。(八)京尹 京師地方長官。(九)幘頭 古代之冠。(一〇)女官 疑當作女冠。女冠，女道士。(一一)胥 掌理案牘之吏。(一二)磬梁 樂器名。簾管三孔，金口下哆，管端有簧吹之，全體長七寸。讀如「必栗」。(一三)黃冠 道士也。(一四)吳門 即今江蘇吳縣。(一五)蜀 見鷄肋篇任忠厚注。(一六)史丞相獨遠 宋鄆縣人，字同叔。韓胄僭與金人開釁，獨遠倡議誅之，尋代其位。內結楊后弄權，朝中要職，皆所引薦。一時君子，貶斥殆盡。終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會稽郡王。卒諡忠獻。(一七)選人 猶今之候選官員也。(一八)衣冠 參閱獨醒雜志優人「衣冠之士」注。(一九)宰予 春秋魯人，名予，字子我，亦稱宰我，孔子弟子。(二〇)夫子 謂孔子。(二一)「於予與改」 見論語公冶長篇，原文爲「於予與改是」。(二二)顏回 春秋魯人，字子淵，孔子賢弟子。(二三)「回也不改」 見論語雍也篇。原文爲「回也不改其樂」。(二四)四科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孔門四科。(二五)鑽劍壓 論語子罕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癸辛雜識

宋周密

趙溫叔

趙溫叔(一)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二)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三)，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四)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五)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六)。繼以金杵(七)捧籠炊(八)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

其後均役口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九)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一〇)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君尙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幾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聿然(一一)有聲，

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一二）老兵往問；而典客（一三）已持謁（二四）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一五）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注：（一）趙溫叔 名雄，宋資州人，淳熙中，累官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卒諡文定。（二）阜陵 即宋孝

宗。孝宗葬於永阜陵，故名。（三）玉海 玉質之飲器。（四）便殿 天子休息閑宴之殿曰便殿。

（五）中貴人 宦官。（六）醜 音醜，飲酒盡也。（七）杵 同「盤」。（八）籠炊 即今之饅頭

（九）兵馬監押 官名。（一〇）蒸糊 當是饅頭之屬。（一一）晷然 皮骨相離聲。（一二）鈴下

侍卒之屬。（一三）典客 司傳達之吏也。（一四）謁 名刺也。（一五）踟躕 踟躕不伸也。

拊掌錄

宋 輾然子

張文潛

張文潛(一)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倍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甚喜，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取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二)，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注：(一)張文潛 見諧史邱浚注。(二)疾 速也。

大小鬚孫

孫巨源(一)內翰(二)，從劉貢父(三)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四)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五)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六)，故竄

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注：(一)孫巨源 名洙，宋真州人。未冠舉進士，元豐間累官翰林學士卒。(二)內翰 見墨莊漫錄蘇子

瞻注。(三)劉真父 見涑水紀聞梁山泊注。(四)孫莘老 名覺，宋高郵人。舉進士，累擢至右正

言。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奉祠歸卒。(五)讓 貴也。(六)館職

宋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閣直院，謂之館職。

士人

趙閱道(二)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學，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道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

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關者(二)曰：『參政(三)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關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是重他袈裟(四)。』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襪(五)直是不直錢財。』關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轆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注：(一)趙閱道 名抃，宋西安人。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後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二)

關者 守門者也。(三)參政 即參知政事，宰相之副貳也。(四)袈裟 僧衣也。(五)白襪 襪，

彩也。宋時襪衫以白細布爲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襪爲裳，腰間有繫積，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服之。

沒字碑

紹興(一)九年，虜(二)歸我河南(三)，如商賈往來，攜長安(四)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五)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

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注：(一)紹興 南宋高宗第二次年號。(二)虜 謂金人也。(三)河南 黃河以南地也。(四)長安

古都城也，在今陝西省。(五)東平 宋府治，故治即今山東東平縣。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一)死，哭於路。其孺人(二)性素嚴，呼入纏幕(三)中詰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甚窘。

來日以寬巾納溼紙置於額，大叩其額(四)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注：(一)婦翁 妻父也。(二)孺人 宋代婦人之封號，凡五品之妻室曰孺人。(三)纏幕 靈帳也。

(四)額 額也。

石曼卿

石曼卿(一) 隱於酒，謫仙(二) 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三) 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注：(一)石曼卿 名延年，宋宋城人。氣節自豪，不務世事。真宗時以爲三班奉職，歷大理寺丞。久之遷太子同允，同判登聞鼓院。喜劇飲，世疑爲酒仙。(二)謫仙 謂居世間之仙人也。按：唐李白與宋蘇軾亦嘗稱謫仙。(三)學士 官名。唐置學士院，專掌制誥，其後有承旨，侍讀，侍講，直學士，待制等品秩之分。

湛淵靜語

阮白 斑

梨棗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一）吞却一箇棗也。』遂絕倒。

注：（一）混淪 與「團圓」通。

趣詩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句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

東南紀聞

玩失名

死後佳

葉丞相衡(一)罷相，歸金華(二)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遊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者，皆逃歸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注：(一)葉丞相衡，宋金華人，字夢錫。紹興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右丞相，兼樞密使。(二)金華，即今浙江金華縣。

樂郊私語

元姚桐壽

也先不花

本州(一)達魯花赤(二)也先不花(三)，本北人，以至正(四)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

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問門者(五)。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黨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六)，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

外巡徼(七)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不花愈令堅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八)益急，遂破扉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詢之，不覺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客』爲真境也。

注：(一)本州 作者姚桐壽，睦州人，故稱其地曰本州。按：睦州即今浙江建德縣。(二)達魯花赤 元

代官名。元於各行省，凡路，府，州，縣，……皆設達魯花赤，以蒙古人任之。(三)至正 元順帝

第三次年號。(四)也先不花 元蒙古怯烈氏，成宗時累遷湖廣行省平章，拜上柱國，榮祿大夫。卒

謚文貞。(五)門者 守門之人也。(六)縣君 古代婦人封號，唐制：五品母妻爲縣君，宋元因之

○（七）外巡徼 官署外之巡查者也。○（八）同寮 即同僚，同官也。

宋學士集

明宋濂

大言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一）國之術。』翩翩然南。

迨至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勿繫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之館，問曰：『先生不鄙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請，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

王趣（二）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魯，皆虎視不暇。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圍楚，刑（三）百姓，列

槃珠(四)玉敦(五)歃血(六)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尙得奠枕而寢(七)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有不強者，有如此！」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卽命爲卿。

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八)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主上計，莫若割地之與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九)而縱之。

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足以賈禍(一〇)。」終身不言；欲言，捫(一一)鼻卽止。

注：(一)王 讀如旺。有天下曰「王」。(二)趣 見史記西門豹注。(三)刑 殺也。(四)槃 盥器名。

(五)敦 盛黍稷之器。(六)歃血 盟者以血塗口旁之稱。(七)奠枕而寢 言安臥無慮也。

(八)帥 音率，統率也。(九)劓 音義，劓鼻也。(一〇)賈禍 得禍也。(一一)捫 撫也。

正學文集

明方孝孺

越巫

越(一)巫(二)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三)，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四)，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

惡少年慍(六)其誕；矐(七)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沙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鳴其角。且鳴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八)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沙亂下如初。又鳴其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牀，膽裂死，膚色如藍(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注：(一)越 古國名，後世稱浙江省曰越。(二)巫 以舞降神，爲人所禱者也。(三)角 吹器也。

(四)胡旋舞 舞名。樂府雜錄：夷部有此舞。(五)奄 自大也。(六)愠 含怒意。(七)闕

視也。(八)岑岑 顛重貌。(九)藍 草名，其葉可製染料，即靛青也。

菽園雜記

明陸容

狗食

有點僧對客云：「儒學雖正，不如釋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者不能通釋典也。本朝儒釋兼通者，宋景濂(一)一人而已。」倬(山陰(二)張倬)呵之曰：「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所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僧默然不能辨。

注：(一)宋景濂 名濂，明浦江人。英敏強記，通五經。累官至翰林學士。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文

章富贍，爲世所宗。卒諡文憲。(二)山陰 古縣名。明清時與會稽並爲浙江紹興府治；民國廢府，

併山陰會稽爲紹興縣。

鷓鴣林子

問趙鈇

善忘

儀同三司左僕射(一)劉臻(二)，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三)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四)，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太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嘗聞蒲學士陳公晉，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

。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噓。

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六），乃造戶部（七），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掛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注：（一）儀同三司左僕射 官名。（二）劉臻 隋人，字富孳。初仕周爲露門學士。入隋，進位儀同三司

；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生平好學，尤精兩漢書，時人呼爲「漢聖」。（三）覃 深也。（四）太子學

士 官名。（五）吏部 見啓顏錄侯白注。（六）戶部 官署名，掌戶口財賦。

權子

明耿定向

家語

吳（一）中有一老，故微而箕（二），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

，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

踰年，塾師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花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三)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四)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注：(一)吳 卽蘇州。(二)寔 資陞也。(三)九重殿 天子所居之殿也。(四)阿曹 猶謂汝等也。

三駭

中和里，僻陬(一)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駭(二)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褶襖(三)，據案而坐。駭子從門屏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譙(四)曰：『豈有是

哉！』駭子曰：『吾觀(五)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六)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裾襖爲披袂也。

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七)，駭吏直入守(八)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駭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駭吏起，拊其髀(九)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

其一直郡筦庫(一〇)。郡守退食，駭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注：(一)僻陬 僻隅也。(二)駭 音「矮」，癡子也。(三)裾襖 猶今之馬甲也。(四)譏 以言貴之

也。(五)觀 見也。(六)披袂 古時女子之上服也。(七)承篆 篆，印也；承篆猶謂加印於公牘也

也。(八)守 郡官曰太守。(九)髀 膝上大骨也。(一〇)筦庫 筦，鑰也；筦庫，猶言藏庫也。

應諧錄

明 劉元卿

萬字

汝(一)有田舍翁(二)家貨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三)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擲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四)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

隸時，其父擬徵召嫗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五)。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悲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六)偶一解，而卽弛弛(七)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注：(一)汝 州名，即今河南臨汝縣。(二)田舍翁 老農也。(三)楚 湖南湖北之統稱。(四)館穀 猶言束脩也。(五)治狀 開書請求也。(六)機士 巧詐之人。(七)弛弛 自足其智貌。

賢弈編

明 劉元卿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一)說楊文廣(二)圍困柳州(三)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跽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四)垆外(五)，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六)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七)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嫗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八)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注：(一)打談者 猶今之說書者也。

(二)楊文廣

宋楊延昭之子，字仲審。以討賊功授殿直，從狄青南

征，爲廣西鈴轄，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

(三)柳州

故治在今廣西柳城縣。

(四)相羊

猶言徘徊也。

(五)垆外

野外也。

(六)輪迴

佛家語。佛謂世界衆生，自最初以來，莫不展轉生

死於六道之中，如車輪之旋轉，無有已時，故曰輪迴。(七)回夷 回，種族名，古時漢人曰爲夷族。
。(八)休書 猶今之離婚文據也。

我今何在耶

一里尹(一)管解罪僧赴戍(二)。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已取刀髡(三)其首，改繼(四)己縲(五)，反繼尹項而遁。

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縲在項；則大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

夫人具形字內(六)，罔罔然(七)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注：(一)里尹 地方下級官吏也。(二)赴戍 謂發配邊境也。(三)髡 音坤，去髮也；頂禿亦曰髡。

(四)繼 音泚，繫也。(五)縲 與「索」通，大繩也。(六)字內 猶謂天下也。(七)罔罔然 中

心如有所失貌。「罔」與「惘」通。

貓說

齊奄家(一)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竊蔽天，風條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撼起(二)，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圯矣，——牆又爲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注：(一)奄家 宦官也。(二)撼起 大風暴作也。「撼」音標。

性急

于禪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禪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禪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以急告，而迂緩如是？』于禪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

趙鼻涕

臨安(一) 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二) 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三)。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四)。

注：(一)臨安 縣名，即今浙江臨安縣。

(二)罷軟 謂不振作也。

(三)笞 見紀聞張載川注。

(四)

捧腹口大笑時以手承腹也。

雪濤小說

江盈科

妄心

見卯求夜(一)，莊周(三)以爲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

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孵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三百雞，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特(三)。特復生特，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特所生者又復生特，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貴(四)，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五)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

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至。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六)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七)耳。』官笑而釋之。

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見(八)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注：(一)見卵求夜

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意謂才見雞卵卽思得能司夜報曉之雞也。(二)莊周

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聞其賢，迎以爲相，辭不就。著有莊子十餘萬言。(三)特 母牛也

。(四)舉責 猶言放款於人也。「責與債」通。(五)佛然 怒貌。(六)烹 煮也，古刑之一。

(七)蚤同「早」。(八)見 與「現」通。

中洲野錄

明程文憲

梅谷化妻

鄱陽（一）何梅谷（二）（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夜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注：（一）鄱陽 明府名，故治卽今江西鄱陽縣。（二）何梅谷 名英，明鄱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學於王逢，造詣益深，累薦不起。

艾子後語

明陸灼

凍兒譎諫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一）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

，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一二）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一三）贈余龍醢（一四）一爵，余誤食之，於今日尚腥臭。成湯（一五）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一六）強余牛飲（一七）；不從，寘余炮烙（一八）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一九），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二〇）瑤池（二一）之宴，讓余青席。徐偃（二二）稱兵，天子乘八駿（二三）而返。阿母（二四）留余終席，爲飲桑洛之酒（二五）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二六）兩個丫頭（二七）相扶歸舍。一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唯而退。

俄而趙王墮馬傷脅，醫云：『須千年血竭（二八）傅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於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年皆五十，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注：（一）宓戲

即伏羲，古帝名。嘗畫八卦，造書契。

（二）女媧

上古之帝，嘗鍊五色石以補天。

(三)神農 古帝名。始教民爲耒耜，興農業。(四)辟穀 辟除食物以求仙也。(五)蚩尤 黃帝時諸侯。好兵喜亂，暴虐天下。黃帝徵諸侯之師征之，蚩尤兵敗被誅。(六)五兵 古代兵制，以戈、蓼、戟、矢、矛爲五兵。(七)蒼氏子 卽倉頡。倉頡，黃帝之臣，始造文字。(八)慶都 唐虞之母。(九)堯 古帝名。帝嚳之子，姓伊耆（亦作伊祁）。在位百年，禪位於舜。(一〇)湯餅會 生兒三日之宴會也。(一一)舜 古帝名。姓姚。父頑母嚳，弟象傲，歷欲殺之。舜修孝道日誦，父母亦感悟。嚳賢之，使其輔政，後受禪爲天子。(一二)禹 夏開國之君，以治水有功，受舜禪爲天子。(一三)孔甲 夏天子名。好方鬼神，事淫亂，諸侯畔之。會天降二龍，雌者死，孔甲食之。在位三十一年崩。(一四)醯音「海」，肉醬也。(一五)成湯 商開國之君。夏桀無道，湯伐之放於南巢，遂有天下。(一六)履癸 卽商紂。見新序優莫注。(一七)牛飲 商紂嘗爲酒池，俯身就池如牛飲者三千餘人。(一八)炮烙之刑 商紂之酷刑。法以燃炭於銅柱下，令罪人行柱上，失足即墮入炭中。(一九)姜家小兒 指姜子牙。子牙爲周初賢臣，後改姓名爲呂尚。未出仕時，嘗釣於渭濱。(二〇)穆天子 卽周穆王，名滿。髦年倦於政，嘗周行天下。(二一)瑤池 仙人西王母所居地。(二二)

徐偃 周穆王時，徐子稱王，號爲偃王。以穆王荒遊忘政，率諸侯起兵。穆王使虢伐之，偃王愛民不關，遂爲楚敗。(二三)八駿 周穆王之良馬。(二四)阿母 即西王母，女仙也。(二五)桑落之酒 古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名曰桑落酒。一說河南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二六)董雙成 夢綠華 女仙名，均爲西王母侍女。(二七)丫頭 古時婦女頭梳兩髻如丫形，故稱婢曰丫頭。(二八)血竭 藥名。狀如乾血，係湯宮樹之脂液所凝成者也。

駒陰冗記

明 蘭 莊

鄭唐恢謔

三山(一) 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諑。有老人寫(二) 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三) 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

有隸卒(四)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笛竹片，豪傑頭簪野雞毛。』其人悔恨。

後以恢譴，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五)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繆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

嘗爲州長唐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注：(一)三山 即今福建閩侯縣 (二)寫真 畫像也。 (三)鴉鷂 均長壽動物。 (四)隸卒 衙役也。

(五)生員 科舉時代，凡入學者謂之生員。

山樵暇語

明俞弁

白衣竈神

陳孟賢(一)(寬)世業儒。家儉素；客至清談，未嘗茶款。或嘲之曰：『天下竈神，每歲臘月(二)二十四日，錄人家功過，白於上帝。是日竈神畢集，皆衣黑；惟一衣白。帝

問其故。答曰：「臣係蘇州府吳縣船場巷陳孟賢家竈神，其家經歲不動火，何有薰及？衣白如故。」滿座爲之一哄。

注：(一)陳孟賢，名寬，明吳縣人。與弟完自相師友，被服書古。兄弟皆工詩，頗得唐法。(二)臘月

陰曆十二月也。

嘲口吃

劉貢父(一)嘲士人口吃曰：『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無「雄」才，却有「艾」氣。』蓋周昌(二)，韓非(三)，楊雄(四)，鄧艾(五)皆口吃也。

景泰(六)初，慶陽(七)茂彪爲御史，嘗侍班，上未出時，王越(八)與錦衣官(九)立語。旣而彪糾越云：『御史王越，東邦走入西邦裏。』彪蓋口吃，以『班』字讀作『邦』，上大笑而頷之。同年強某，有詩戲之云：『豸角(一〇)峨峨(一一)侍早朝，含香常得近神堯(一二)。東邦莫入西邦裏，從此人人憚茂包。』茂自呼『彪』字曰『包』，故云。

注：(一)劉賈父 見涑水紀聞梁山泊注。(二)周昌 漢沛人。秦時爲泗水卒吏，從漢王入關破秦，爲中尉。後拜御史大夫，封汾陰侯。爲人強力敢直言，口吃。高祖欲廢太子，昌盛怒曰：「臣期期以爲不可。」高祖從之。(三)韓非 戰國韓公子。喜刑名法律之學。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有韓非子五十餘篇行世。(四)揚雄 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博覽無遺。口吃不能劇談，好瀰滿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等賦。後仕於王莽。(五)鄧艾 三國魏隴陽人，字士載。累官拜鎮西將軍，封鄧侯；尋進太尉。艾口吃，然捷於應對。司馬昭嘗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風兮，故是一風」。(六)景泰 明景宗年號。(七)慶陽 府名，故治即今甘肅慶陽縣。(八)王越 明濟人，字世昌。景泰進士，累官至兵部尙書，總制大同及延綏甘肅軍務，封威寧伯。(九)錦衣官 司禁衛之官也。(一〇)豸角 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後世以爲御史之補服。(一一)峨峨 盛貌。(一二)神曉 所以喻天子也。按：堯古帝名，見艾子後語大言注。

筠廊偶筆

清宋 肇

三不要

一年老令君(一)，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註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嫌少；不要官，——嫌小；不要命，——嫌老。』見者絕倒。

注：(一)老令君 猶謂老縣令也。

觚臄

清 琇 鈕

鬼誤

驪郵嚴氏，爲君(一)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櫺，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臥。忽聞樓上臺臺聲，心慄焉以爲鬼來矣。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褰幃(二)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

撲鬼，而裸踞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注：(一)曙 即今浙江興縣。(二)舉 舉也。

禪諷

留邨吳公，總制兩粵(一)時，揚州(二)吳菌次(三)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四)。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菌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菌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五)。

注：(一)兩粵 謂廣東廣西兩省也。(二)揚州即江蘇江都縣。(三)吳菌次 名綺，號禮南。由選真

生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歷湖知府。長詩文，有林蕙堂集藝香詞。

(四)羊城 即今廣東廣州市。

(五)棒喝 本佛家語。今謂警醒人之迷誤者曰當頭棒喝。

堅瓠集

清 褚學稼

歇後語

吳(一)中黃生相掀唇，人呼爲『小黃竅嘴』。讀書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麵，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二)諷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麵盪揸忒』也。僧亦應聲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絕倒。

注：(一)吳 見續子家語注。(二)歇後語 故隱成語末一字之隱語也。

三平

吳興(一)沈太學(二)某，倅(三)雲間(四)，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卽將『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罷。』

注：(一)吳興 今即浙江吳興縣。(二)太學 監生也。按唐時稱太學爲國子監，故監生亦稱太學生。

(三) 倅 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
(四) 雲間 江蘇松江縣之古稱。

落地

一舉子(三)赴京會試(三)，僕挑行李隨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擔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主人帽子落地(地，第同音)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莫說落地，(第)只說及地。(第)』僕領之，將行李捫好，將帽用繩拴緊，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再也不會及地(第)了！』

注：(一)舉子 見後山談叢避孔塔注。
(二)會試 明清二代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曰會試。

公案偶記

清 藍鼎元

兄弟訟田

故民(一)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

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爭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圖書（二）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三）爲憑。』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當取其棺斲之。』阿明阿定皆無言。

余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能強；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尙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而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使溺糞穢，同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

初，悻悻（四）不相語言，背立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

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己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你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慮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田居長，留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五），賞與丐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

越翌日，阿明妻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議，當堂求息，娣姒（六）相扶携，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愛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

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慚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兄弟鵝蚌相持（七），使禿子（八）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九）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注：（一）故民 謂已故之民也。（二）鬮書 謂以拈鬮之法所立之分書也。按：拈鬮爲世俗取決法，於事

有驟難決定時，暗書於紙隨意拈出，視其所書以爲定也，「鬮」，音鳩。（三）批囁 謂加批之囁言也

。（四）悻悻 恚恨貌。（五）養濟院 收容乞丐之所。（六）娣姒 妯娌也。（七）鵝蚌相持 鵝

蚌方出曝，而鵝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鵝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

「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鵝。」兩者不肯相捨，漁者得而並擒之。」喻爭持不下也。（八）禿

子 僧人頂禿，故稱禿子。（九）九泉 猶言地下也。

茶餘客話

清 阮葵生

稽叔子

稽叔子，精於子平（一），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二），卽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三）也。』遂成姻。任杭州（四）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稽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注：（一）子平 星命之學也。按：宋徐子平有珞錄子賦注二卷行於世，故謂其術曰子平。（二）孝廉 卽

舉人。(三)恭人 婦人封贈之號。明清制：凡四品封恭人。(四)杭州 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

代構策題

聞各省典試(一)，多於命下之日，倩人代構策題(二)，暨試錄序(三)；出己手者，十無四五焉。廣東某科，三場問嶺南(四)形勝，有『選帥重於地鎮』之語；監試(五)疑焉，以質正考官，曰：『地鎮二字，當作何解？』正考官貿然不知所對，乃強顏曰：『出題自是使者事；縱有錯誤，使者自當之，與足下無與，何必窮究爲？』監試遂問副考官。答曰：『題非我出，我何知焉。且出題之人，尚在京師，安得走使萬里而問之！』蓋二考官素不相能，故以口語侵之也。監試乃謂諸同考曰：有能解「地鎮」二字者，願直言無隱。有韓令者，素強項(六)，與正考官有違言，遂奮然進曰：『以愚意觀之，乃「他鎮」之訛耳。』選帥重於他鎮，「乃昌黎(七)送鄭尚書序中語，吾鄉三尺童子，亦能誦之，閣下豈未之見耶？』因命取書閱之，信然。副考官胡盧(八)大笑；監試及諸同試，亦鼻哂有聲。正考官踉蹌(九)

不自比於人數。

注：(一) 典試謂考試之事也。(二) 策題 考試時之策論題也。(三) 錄序 謂錄取之名次也。(四)

嶺南 五嶺之南也；今稱廣東曰嶺南。(五) 監試 監督考試之官也。(六) 強項 剛直不屈也。

(七) 昌黎 即唐韓愈。愈字退之，先世居昌黎，宋書中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八) 胡

盧 笑也。(九) 踉蹌 見世說新語孔文舉注。

諧鐸

附 沈起鳳

帖嘲

陳小梧，家吳(一)之專諸里，負才傲物，多所凌折。一日，有人投帖(二)於門，視之，『年眷同學弟某拜』也。訝其素無半面，何以來此？而客已金頂華服，闐然而入；舉手一拱，竟登上座。陳叩其邦族。客曰：『僕浙之歸安(三)人也。徧覓雅流，未曾一覲。今聞小友高才，故爾奉訪。』言竟，抵掌捋鬚，笑傲自若。陳睨視而笑曰：『嘻！異哉！世

有一字不通之輩，而能知我高才，可謂咄咄怪事！」客憮然（四）曰：「僕雖不才，與汝邂逅萍蹤（五），何便知我一字不通，而公然謾罵？」陳曰：「人之不通，豈在談文數典；即以君名帖論之，何曾道著一字！」客請其說。陳曰：「君雖遙遙華胄（六），而我家數代明農，從未掛名仕籍；「年」之一字，於義何屬？至於指稱曰「眷」，我與貴族，既無一點葭莩親（七），則此字亦屬可刪。君遊浙學，我隸吳庠（八）；「同學」二字，全然附會。我年僅三十有二，而君鬚髮皆蒼；自稱曰「弟」，無乃太謙。適見君進來，舉手一拱，卽登賓位；長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試思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解得去否？謂君不通，確有明徵，何曾謾罵？」客曰：「汝真少不更事，此名帖之俗例耳！」陳曰：「君以俗例待我，尙欲覓雅流於天下哉！」拂袖竟入。客旁皇（九）久之，收其名帖，踉蹌（一〇）而出。

注：（一）吳

見檀子家語注。

（二）帖

名刺也。

（三）歸安

清縣名，與烏程並爲浙江湖州府治。今并

烏程歸安二縣爲吳興縣。

（四）憮然

邈視貌；又，敬貌。

（五）邂逅萍蹤

猶謂萍水相逢。

華胄

顯裔也。

（七）葭莩親

葭莩爲蘆中薄膜，喻其至薄也。今稱戚屬爲葭莩親。

（八）庠

鄉學

名。舊謂縣學曰邑庠，府學曰郡庠。(九)旁皇 與「徬徨」連。(一〇)踉蹌 行走急遽也。

洩氣生員

瀛瀛(一)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操舉子業(二)，每一藝出，羣必譁笑之。偶應童子(三)試，則剿襲舊文，入邑庠(四)。後赴歲試，自分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識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筮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五)。』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卽學使兩眼盲，觸鼻亦知香臭。三等以下，君冠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慚。

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六)，臨行辭座師(七)某尙書。尙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尙書下氣偶洩，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急叩之。尙書曰：『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爲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扃試(八)後，細閱其卷，詞理紕繆(九)，真堪捧腹(一〇)。以座師諄屬，不得已，

強加評點，冠一軍。案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真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尙書。尙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爲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一一）者哉？

注：（一）蕩瀆 即今陝西蕩瀆縣。（二）舉子業 謂科舉時代以考試求進取之事業也。（三）童子試 科舉

時代之初級考試也，其中式者爲秀才（四）邑庠 縣學也。（五）冠軍 謂首名也。（六）西安 隋

府名，即今陝西長安縣。（七）座師 科舉時代，得僞之士，以有司爲座師，而自稱門生。（八）屬

試 謂考試完畢封閉考場也。（九）紕繆 失誤也。（一〇）搯腹 見快雪堂漫錄趙鼻涕注。（一一）

滿紙銅臭 謂以金錢賂典試者而求考試及格者也。

鄙夫訓世

新安（一）某翁，挾千錢至吳門（二）作小經紀（三）。後家日泰，抱布買絲，積貲鉅萬。

常大言曰：『致富有奇術，愚夫自不識耳！』有數人齎款其門，乞翁指授。翁曰：『此訣不傳。汝等各携百錢來，爲予作談費，當授汝。』至夜，携錢俱至。翁命之坐，曰：『求富不難：汝等先治其外賊，後治其內賊，起家之道，思過半矣。』衆曰：『何謂外賊？』翁曰：『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視美色，嬌妻豔妾，非金屋（四）不能貯；我出數貫錢，買醜婦，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樂部，非金錢不能給；我登高遊原，聽秧歌（五）亦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六），無非受鼻之累；我閉而不聞其香，終日臥馬糞堆，亦且快意。致山珍（七），羅海錯，無非受舌之欺；我食不辨其味，終日噉酸齋粥，未嘗不飽。致塊然一身，爲禍更烈：夏則細葛，冬則重裘，不過他人美觀，破却自家血鈔；我上尊皇古之制，剪葉爲衣，結草爲冠，自頂至踵，不值一錢。此五者，皆治外賊之訣也。』衆曰：『何謂內賊？』翁曰：『內賊亦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仁爲首惡，博施濟衆，堯舜（八）猶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卻幾多渾蜜（九）。匹夫仗義，破產傾家，亦復自苦；我見利則忘，落得一身享用。至禮尚往來，獻縞（一〇）

贈紵（一一），古人太不憚煩；我來而不往，先占他人便宜一著。智慧爲造物（一二）所忌，必至空乏；終身只須一味混沌，便可常保鴻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一三）；俾天下知我失信，永無造門之請。此五者，皆除內賊之訣也。精而明之，不愛臉，不好名，不惜廉恥，不顧笑罵；持此以往，百萬之富，直反掌間（一四）耳。有志者，好爲之！』衆唯唯，出錢置座上。翁視之，皆紙錢灰也；叱曰：『我盡心指授，爾何以此相戲？』衆曰：『翁論誠佳；但人世恐行不去，只宜以此教鬼。』言未畢，盡現鬼相。翁反身欲遁。衆曰：『畜生道（一五）中，有四萬八千鬼，候翁教誨，卽請同行。』翁愕然，旣而泣曰：『君等稍緩須臾，容予撥置家事。』左籠右箱，稽查殆遍，而無一物可携，迺嘆曰：『做盡一生富翁，仍向窮鬼隊中，搗鬼去也！』衆起擲揄（一六）之。翁亦頓仆。

注：（一）新安 縣名清屬河南河南府，即今河南新安縣。（二）吳門 即今江蘇吳縣。（三）小經紀 猶

言小本生意也。（四）金屋 華麗之屋也。漢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之，問帝曰：「得阿嬌

好否？」帝曰：「若得阿諛，當與金屋貯之。」（五）秧歌 農歌也。（六）龍涎 香名。按：龍涎成於

真甲鯨之內臟，色淡灰而有紅白條痕，性易著火，揮發殊甚，我國向以爲香料中之珍品。（七）致山

珍羅海錯 謂羅致水陸名貴之饌品也。（八）燒餅 見艾子後語大言注。（九）揮霍 輕散財物曰揮

霍。（一〇）縞 白色生絹曰縞。（一一）紵 麻屬，可織爲布。（一二）造物 與「造化」同，謂天

也。（一三）機械 喻人之巧詐也。（一四）反掌間 喻事之至易也。（一五）畜生道 佛家謂六道

輪迴中有畜生道。（一六）擲揄 嘲弄也。

巾幗幕賓

歸安（一）蔣生，年弱冠（二），止能讀四子書（三），及尚書（四）半部而已。家貧欲爲幕
下客（五），徧託戚友；羣謂其才短，弗之薦也。曾有納粟縣尉（六），驟陞富陽（七）縣令，
急欲覓一友，司筆札，遂以蔣生應聘。

縣令素不識丁（八），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書稟中，說字錯文，置不問。適撫院（九）

太夫人誕辰，縣令欲稱賀，浼（一〇）其作文。蔣生撫拾舊所集排偶祕本，敷衍成之。然不解典故，中雜男人壽言；如「慶騷客（一一）之庚寅，頌老人之甲子，」不類之詞，盈篇累幅。縣令不解，屬人書諸屏障，親齎憲轅（一二）。撫公覽之大笑。縣令因其色喜，謂必壽文之妙，高出羣輩，歸述之，益其辛俸。

明年撫公正誕，仍浼作文。蔣生又集其祕本中排偶，雜以女人壽言；如「耀婺星（一三）於東壁，降王母（一四）於西池；巾幗（一五）增輝，璇閨（一六）益壽，」尤堪噴飯（一七）。縣令仍自齎送。撫公笑不能止；並問：「某先生尙在貴署否？」縣令唯唯；因思：「一書記耳，得上臺垂詢，是必浙中名士。」歸又述之。

蔣生益自負，私念：「才望如此，何便屈居縣署？倘作戟門（一八）食客，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因託故辭去；竟詣撫轅，投謁求見。撫公召之入。蔣生備述知己之感。面察撫公意，似不甚招接者。因申言某縣令壽章，係某代撰。撫公乃悟投見之故，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欽服；但未免爲昔人所誤。家慈（一九）固非騷客；如僕者，亦豈鬚眉而

巾幗者哉？』蔣生大窘而退。由是浙中羣呼爲『巾幗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

注：(一)潘安 見帖潮注。(二)弱冠 禮：二十曰弱冠。後沿稱少年謂弱冠。(三)四子書 即四

書。(四)尚書 書名，五經之一。(五)幕下客 凡行政官所延文案書記等，皆曰幕客或幕友。

(六)納粟縣尉 謂以金錢捐得之縣尉。按：縣尉，古官名，明廢尉，留典史，清仍之，因稱典史爲縣

尉。(七)富陽 即今浙江富陽縣。(八)不識丁 謂不識字也。(九)撫院 巡撫也，清時以爲省

之長官。(一〇)澆 音每；以事託人曰澆。(一一)騷客 與騷人同，清雅之士。(一二)憲轅

俗稱上官曰憲；轅，衙署也；憲轅，謂撫院。(一三)婺星 婺女星。(一四)王母 見女子後語大

言「阿母」注。(一五)巾幗 婦人首飾；俗泛稱婦女曰巾幗。(一六)蕪園 婦女之臥室。(一

七)噴飯 失笑。(一八)戟門 立戟於門，謂顯貴之家也。(一九)家慈 對人自稱其母也。

棺中鬼手

蕭山(一)陳景初，久客天津(二)。後束裝歸里，路過山東界。時歲大饑，窮民死者無

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止一寺院，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西廂一棺，巋然（三）獨存。三更後，棺中盡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陳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矣，——盡向我乞錢耶？』遂解囊橐，各選一大錢予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一手伸出如故。陳曰：『一文錢恐不滿君意，吾當益之。增至數百，兀然不動。陳怒曰：『是鬼太作喬（四），可謂貪而無厭者矣！』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登縮。陳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饑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上書某縣典史（五）某公之柩；因嘆曰：『饑民無大志，一錢便能滿願；而此公慣受書儀（六），不到其數，不收也。』已而錢聲戛響（七）。蓋因棺縫頗窄，鬼手在內強拽，苦不得入？絀然一聲，錢索盡斷，青蚨拋散滿地。鬼手又出，四面空撈，而無一錢入手。陳睨視而笑曰：『汝貪心太重，賸得一雙空手，反不如若輦小器量，還留下一文錢看囊也！』而手猶摸不已。陳擊掌大呼曰：『汝生前受兩貫錢，便坐私衙打屈棒（八），替豪門（九）作大馬。究竟積在何許？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耶？』言未已，聞東廂之鬼長嘆，而手亦遂縮。天

明，陳策塞（一〇）就道，即以地下散錢，奉寺僧爲房資焉。

注：（一）蕭山 即今浙江蕭山縣。（二）天津 即今河北天津市。（三）歸然 獨貌。（四）荷 與「駱」

通。（五）典史 官名。清時主縣獄及捕盜之事。（六）帶儀 猶謂賄賂之資也。（七）寔響 因打

擊而發聲也。（八）坐私衙打風棒 謂私審罪犯，屈誣善良，濫施杖刑也。（九）豪門 顯貴之家。

（一〇）策塞 駱馬曰塞，策塞，謂鞭馬而行也。

三杖懲奴

元和（一）令常公養蒙，愛民重士，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礙於其子，
唆主婦以忤逆控縣。公廉得其實，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鞠（二）。

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三）親戚，俱不列名，你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
蒙主人豢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束之，反肆抵觸，赴愬兩黨親族，視同
秦越（四）。不得已，冒嫌抱控』。公曰：『忠心爲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

奴頓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目，里黨所共知也。』公頷之。喚忤逆兒；年十四五，恂恂（五）儒雅。訊其逆母之故，但流涕不言，公僞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輕宥！』遂飛籤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爲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尙在童年，刑杖一下，當立斃命。汝素號「好人」，且受主人數年豢養，盍代杖？』呼兩旁隸（六）曳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爲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今以忤逆播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在，爾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卽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迺袖手旁觀，釀成家變。本應重懲爾罪，但年老鍾馗（七），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曰：『本縣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籤欲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汝推幸母而情，亦當爲其兄稍效微勞也。』卒杖之。復命昇重枷（八）至，曰：『杖已代矣，枷又何辭。』大書『架號「好人」一名；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已重，後荷重枷，

不旬日竟死。闔邑稱快，服公之譎斷焉。

注：(一)元和 清縣名，與長洲吳縣並爲蘇州府治；民國併入吳縣。(二)鞠 窮究罪犯犯罪之情形自鞠

。 (三)兩黨 謂父黨與母黨也。(四)秦越 春秋秦越二國，一在西北，一在東南，相去極遠，故

言疏遠不相關顧曰視同秦越。(五)恂恂 信實之貌。(六)隸 隸役也。(七)龍鍾 身體衰頹也

。 (八)枷 刑具名，用以架諸項際者。舊制：以乾木爲之，長三尺，徑二尺九寸，重三十五斤。

怕婆縣令

縣令某，性猥鄙，蒞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逢迎上臺爲得計。有同鄉某公，作巡撫
(一)。某投謁。稟見時，同僚 (二) 具在，卽於儀門唱名，膝行 (三) 至堂上，叩頭以
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
某仰首啓白曰：『大人是卑職 (四) 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公愈
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下，叱之去。同僚代爲解免。公曰：『汝等不知。彼非

趨奉，直姍笑（五）我耳！」衆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爲同鄉，素悉其懼肉之癖。每蚤（六）起，卽具冠服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沐既畢，膝行趨伏於匱次（七），據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柝（八）；隨出金珠等物，獻作簪珥（九），稍有不慊，雙手捧藜杖（一〇）以進，口呼：「求夫人訓誨！」叱之，始戰栗而去。適見景象，宛乎相似，是直以細君（一一）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一二）！」衆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後，盡肅夫綱，無速官謗。逢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衆唯唯而退。

注：（一）巡撫 官名。清時以爲省之長官。（二）同僚 與「同寮」通，見樂郊私語也先不花注。（三）膝

行 跪而前進也。（四）卑職 舊時下級官員見上司時，自稱卑職。（五）姍笑 謂非笑之也。（六）

蚤 同「早」。（七）匱次 猶謂妝臺間也。（八）響柝 夜行所擊，以警盜者，俗曰梆子。（九）簪珥

婦女之飾物。簪冠於髮，珥飾於耳。（一〇）藜杖 藜，草名，莖老可爲杖，謂之藜杖。（一一）

細君 謂妻室也。參閱前漢書東方朔注。（一二）髮指 謂頭髮上指，極言怒之甚也。

履園叢話

清錢泳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二），作詩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三）。

昔趙青藜（三）二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四）紫陽書院（五）。娶兩妻，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妻亦各閱其子之文，交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吵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於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妻之習。後二子皆中式（六）。

注：（一）開筆 舊俗謂蒙童初作文曰開筆。（二）入泮 泮，泮宮，即學宮。舊謂入學之生員爲入泮。

（三）趙青藜 清涇縣人，字然乙。乾隆進士，累官編修，改御史，有直聲。後告歸，年八十餘卒。

（四）徽州 故治在今安徽歙縣。（五）紫陽書院 在安徽歙縣城南紫陽山。（六）中式 考試及格。

什麼東西

乾隆(一)戊申年，京師工部(二)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三)金簡(四)，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五)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六)某，河間(七)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八)先生不能。』因詣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慚而退。都中人哄傳。

注：(一)乾隆 請高宗年號。高宗名弘曆，世宗(雍正)之子，在位六十年。(二)工部 舊官制六部之

一，掌管造工作之事。(三)大司空 清時稱工部尙書爲大司空。(四)金簡 清漢軍正黃旗人。乾

隆間累官總管內務府大臣，充四庫全書副總裁。官至吏部尙書。卒諡勤恪。(五)水部 工部中之

一部，掌天下山瀆陂池之政令。(六)中書君 官名，即內閣中書。(七)河間 清府名，故治即今

河北河間縣。(八)曉嵐先生 姓紀名昫，清河間人，乾隆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任四庫全書總纂

。性坦率，好滑稽，卒諡文達。

面貌冊

凡歲科(一) 試諸生(三) 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三) 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誦(四)「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五) 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

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六)「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七) 脫

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遂無被逐者。

注：(一)齒科 舊制每三年各省學政周歷各府州，考試生員而等第之，謂之齒科。(二)諸生 生員也。

參閱陶陰元記鄭唐齋生員注。(三)常熟 即今江蘇常熟縣，清屬蘇州府。(四)調 解訊也。

(五)學書 猶今之錄事也。(六)朱註 謂宋朱熹所注之四書也。(七)「孔子微服而過宋」 見孟

子微服；謂變更常服不使人識之服裝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

清 梁紹壬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一) (點)，萬歷(二) 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鄒平(三) 知縣，與章邱(四) 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

又有人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云：「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

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注：(一)中丞 官名。舊俗稱巡撫曰中丞。(二)萬曆 明神宗年號。(三)鄆平 縣名，明清時屬山東

濟南府。(四)章邱 縣名，明清時屬山東濟南府。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一)，如陳眉公(二)、王伯穀(三)，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四)人，慣遊秣陵(五)，儼(六)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韉(七)，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囊中窘甚，與夫索履錢，則曰：『汝日攜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卽空昇此兩韉，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注：(一)山人 謂隱士也。(二)陳眉公 名繼儒，明松江華亭人。諸生，隱居崑山之陽。後鑄室東

余山，杜門著述，有眉公全集。(三)王伯穀，名禔，登，明武進人，移居吳門。十歲能詩，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同時山人布衣，以詩鳴者十數，伯穀爲最。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而史局罷。

(四)閩 福建省 (五)秣陵 古地名，即今江蘇江寧縣。(六)僦 租也 (七)鞞 同「靴」。

喫醋

浙江轉運(一)張談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二)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注：(一)轉運 即鹽運使，掌鹽課。(二)杭 即杭州，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

吳公雅謔

金棕亭(一)博士(兆燕)，全椒(二)人，好交結，教授揚州(三)時，四方往來，凡知

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四)，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請其過侈，類於饕餮(五)，不似廣文苜蓿(六)者。興化(七)教諭(八)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九)。座客爲之哄堂。吳名達聖，桐城(一〇)人，後知臺灣府(一一)。

注：(一)金棕亭 名兆燕，清全椒人，一字鍾越，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博士。(二)全椒 縣名，清屬安

徽滁州。(三)揚州 清府名，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也。(四)推襟送抱 謂彼此以誠相交也。

(五)饕餮 饕餮也。(六)廣文苜蓿 廣文，教官也；苜蓿，蔬菜植物。自來教官多清寒，類多以苜蓿爲下飯物。(七)興化 縣名，清屬江蘇揚州府。(八)教諭 明清時，縣學教官曰教諭。(九)

「師也過，商也不及」 見論語先進篇。按：原文中「師」爲子張之名，「商」爲子夏之名；師與商，均

孔子弟子。(一〇)桐城 縣名，清屬安徽安慶府。(一一)臺灣府 清置，爲臺灣省治。光緒甲午

中日戰後，廢屬日本。

中日戰後，廢屬日本。

村學詩

海昌郭臣堯，好爲俳體詩(一)，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

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三）天地元黃宇宙洪（三）。千字文完翻鑑略（四）；百家姓畢理神童（五）。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六）。』末句趣甚。

注：（一）俳體詩 凡詩之體裁，涉於遊戲，有同俳優之詼者，謂之俳體詩。（二）趙錢孫李周吳鄭 舊時

蒙童讀物百家姓首二句爲「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三）天地元黃宇宙洪 舊時蒙童讀物千字文首

二句爲「天地元黃，宇宙洪荒。」（四）鑿略 舊時蒙童所讀之歷史課本。（五）神童 卽神童詩，亦

舊時蒙童讀物之一。（六）大中 謂大學與中庸也。

戲辯

朱二泉孝廉（一）（瀚），仁和（三）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二）

人，以笑話爲令。二泉云：『榭竿曝衣而插于木礪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礪，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四）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五），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

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

注：(一)孝廉 見茶餘客話橋叔子注。(二)仁和 清縣名，與錢塘同爲浙江省治及杭州府治。民國改併

仁祖錢塘爲杭縣。(三)杭 即杭州，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四)元寶石 舊式染坊用以礙平染

料之石也；形如元寶，故名。(五)城隍山紫陽山 均在杭州城內。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大師吞咽作偈(一)曰：「混沌乾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

張獻忠(二)攻淪(三)，見破山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

若唐僧人某，「但願鵝生四脚，鼈著兩裙，」人以爲俊語，又某僧劈伽藍(四)作齋羹

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灑脫，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

注：(一)伽 佛家所唱詞句曰伽。(二)張獻忠 明末流寇，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進趨

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後爲清將王射殺。(三)涪 地名，俗稱四川舊重慶府曰

涪。(四)伽藍 神名，佛教之護法神。

優劇

宋時大內(一)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諷(二)，作爲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秦檜(三)當國，和議旣成，無迎還二聖(四)意。又檜一日朝堂假寐(五)，誤墜其中。都察院(六)吳某，立置曲柄荷葉託首，安於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於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再後帶大金鑲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鑲。』一人直前，將雙鑲擲諸其背，曰：『汝但太師交椅

受用足矣；二勝之鑽（七），丟之腦後可也。」

韓侂胄（八）常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九）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璣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一〇）裏面。」

注：（一）大內 天子所居曰大內。（二）科譚 以諧語相戲弄也。（三）秦檜 宋江寧人，字會之。高宗

時爲相。時金人入寇，檜力主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誅鋤殆盡，和議遂成。（四）

二聖 謂宋徽宗欽宗也。欽宗二帝於高宗建炎元年被金人虜去。（五）假寐 不脫衣冠而寢也。

（六）都察院 官署名。專司察劾。（七）二勝之鑽 諧音，二聖之還。（八）韓侂胄 見四朝國見錄

優伶戲語注：（九）矯旨 詐稱皇帝之旨詔也。（一〇）不油裏面 「油」諧音，由；裏面，指天子。

蚶菴瑣語

清 王逋脰

喬公試吳

明萬曆（一）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吳郡（二），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嘗

一目，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況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

惡投考生吟哦搖首，簽紙封其儒巾(三)于几；或坐柱旁，卽封於柱，封紙若斷，巡役攬其中去；繳卷時秃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點生初冠失巾，潛棄網巾，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稟上宗師(四)大人；一個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五)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章。』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概治，止黜是生。

注：(一)萬曆

見兩投欲雨會隨筆于文觀注。

(二)吳郡

卽江蘇吳縣。

(三)儒巾

明清時舉人未第者

之冠也。

(四)宗師

舊稱學政爲宗師。

(五)皂隸

役於官署，出司呵殿，入執刑杖侍立之差役也。

庸閒齋筆記

清 陳其元

紀文達煙量

河間(一)紀文達(二)公，酷嗜淡巴菰(三)，頃刻不能離其烟房；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四)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

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五)彭文勤(六)相國戲呼爲神行太保(七)。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爲李鐵拐(八)云。

注：(一)河間 見履園叢話什麼東西(一)「堯嵐先生」注。

(二)淡巴菰 即烟草。(四)上 謂清高宗。(五)南昌 府名，在江西省，民國廢府改縣。(六)

彭文勤 名元瑞，南昌人。乾隆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勤。(七)神行太保 水滸

傳中有戰宗者，善步行，綽號神行太保。(八)李鐵拐 俗傳八仙之一，跛一足，常執鐵杖以扶行。

科名熱中之笑柄

嘉興(一)馬淡于先生，累躓(二)鄉試(三)。道光(四)辛巳，會開恩榜(五)，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住，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七)意得甚，日盼捷音。

放榜日，佇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八)中式(九)，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衆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爲之着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誚之曰：『如何？』

注：(一)嘉興 清府名，在浙江省，今改縣。(二)躓 不利也。(三)鄉試 科舉時代，每三年各省集

士子於省城，舉行考試，謂之鄉試；其中式者曰舉人。(四)道光 清宣宗年號。宣宗名旻寧，仁宗

之子，在位三〇年。(五)恩榜 舊時科舉，本有一定年限，如遇朝廷有慶典特恩，則開恩科。

(六)簪珥 見諸鐸怕婆縣令注。(七)闈 舊稱試院曰闈。(八)觀察 官名。清代俗稱道員爲觀察。

(九)中式 見履園叢話閩文章注。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一）不能廢，當歲科（二）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三），不求上進，每橫行一鄉，不特閭閻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

嘗聞前華亭（四）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覺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有武生（五）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挾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子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回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驟然（六）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阜隸（七）挾持而仰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

注：(一)武科 武試之科目也。(二)齒科 見覆園叢話面貌附注。(三)矜 古時學子衣青領也。後世

清稱秀才爲青矜，亦書稱矜。(四)華亭 縣名，清爲江蘇松江府治，民國改爲松江縣。(五)武生

武秀才也。(六)驕然 笑貌。(七)皂隸 見詞苑典故公試吳注。

秋鐙叢話

清戴延年

無核枇杷

秀水(一)朱檢討竹垞(二)，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豕肩而歸，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運化之法。朱曰：『果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曰：『此無他，於始花時，鑷去其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乃昨所烹者也』。各撫掌而散。

注：(一)秀水 清縣名，與嘉興並爲浙江嘉興府治。民國廢府，併秀水入嘉興縣。(二)朱檢討竹垞

姓名發尊，康熙時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肆力古學，兼工詩文，有曝書亭全集。檢討，官名，屬翰林院，與編修，修撰同爲史官。

子曰

畢秋帆(一)(沅)撫三秦(二)，道經某刹(三)，駐軒(四)隨喜(五)；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會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菴老衲(六)，深愧鈍根(七)。大人天上父星(八)，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九)，得多少「子曰」？』(一〇)畢愕然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并鼎新(一一)其寺焉。

注：(一)畢秋帆 名沅 清鎮洋人，乾隆進士，累官至湖廣總督。好著作，有續資治通鑑等多種。卒贈太子太保。(二)三秦 即今陝西省。項羽三分關中，封章邯司馬欣董翳三將各主其地，是爲三秦。(三)刹

佛寺。(四)軒 輿也。(五)隨喜 游謁佛寺曰隨喜。(六)老衲 老僧自稱。(七)鈍根 佛家

語，謂六根鈍滯不敏也。(八)文星 舊說：星宿之主文運者曰文曲星。(九)四書 即大學，中庸，

論語，孟子四書也。(一〇)子曰 四書中「子曰」之句甚多，義爲「孔子曰」也。(一一)鼎新 更新也。

文苑滑稽談

雷音輯

仿李白詩

李白(一)詩：『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人以爲比擬精妙。後有戲仿之者，或曰『小時不識雨，只當天下痢；』『小時不識雷，只當天放屁；』此已見蜀(二)人所著樵說者也。某君嘗有『夕陽如血過西樓』之句，自以爲奇；或再仿前格曰：『小時不識日，只當天出血。』

注：(一)李白 唐詩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玄宗時，官供奉翰林，甚見愛重。(二)蜀 見鷓鴣編

任忠厚注。

辮子詩

清之季年(一)，出洋留學生，大都翦去髮辮，以苟不去辮，卽爲他國人所姗誚也。而其時中朝大官，極力反對翦辮之舉，凡無辮者，概疑心爲革命黨；故留學生歸應廷試(二)者，皆裝一假辮，冀不觸當道之忌。某君戲作一詩云：『當其未生時，本來無辮子。及其呱呱(三)時，有髮無辮子。迨夫免襁褓(四)，忽有小辮子；并諸小辮子，爲一大辮子。偶然到日本，忽然無辮子。一朝想做官，忽然有辮子。不論真與假，但呼爲辮子。忠君與愛國，全視此辮子。國粹宜保存，保存此辮子。但願遍地球，人人有辮子。若問爾祖父，也曾有辮子。只怕爾孫子。漸漸無辮子。辮子復辮子，終歸蹺辮子。作詩以告哀，我亦有辮子。』

注：(一)季年 猶言末年也。(二)廷試 在朝廷考試也。(三)呱呱 小兒墮地時啼聲。(四)襁褓

裹嬰孩之被，故謂不能步行之嬰孩曰襁褓時期。

某塾師

某塾師，善談諧，館於某村，生徒寥落。一日，有老農來問曰：『我見一字，其形狀

活像牌位，先生知此字爲何字乎？」先生問曰：「汝見牌位有脚乎？」答曰：「無。」先生曰：「無脚必是「且」字；否則當爲「具」字矣。」老農又曰：「前日又見一字，形如小船，不知是何字？」先生曰：「船上有櫓乎？」老農搔首曰：「有。」先生曰：「有櫓是「必」字；無則「心」字也。老農面有喜色，移時別去；一村喧傳，以先生爲博學，咸送子弟來識字。不數日，先生館內，已無容足地矣。

明太祖

明太祖（一）嘗微行（二），見一民婦餵豬，不覺微笑。內豎（三）誤以上悅此婦。及入宮，后問駕所經。內豎述其事。后以金帛賜其夫，取婦入宮。太祖屢目之，曰：「此婦曾見過。」后曰：「卽前日某街餵豬者，妾以聖情所悅，故令入侍。」上笑曰：「誤矣！我見此婦餵豬，因悟古人製字，「家」字從「宀」從「豕」，言無豕不成家也；不覺有契於心，故笑，豈愛此婦哉？」乃厚賜遣歸。

注：(一)明太祖 姓朱名元璋。元末從郭子興爲鎮撫，後渡江略地，自立爲吳王，元亡，遂登帝位。

(二)微行 出行而不使人知也。(三)內豎 猶謂內監也。

蒙師

一蒙師在館，偶與客小飲，肴饌中有燒茄(一)一味，其徒忽問曰：『「茄」字如何寫？』師愕然無以對。一客曰：『「草字頭下爲「加」字。師誤認爲「家」字，毅然曰：『要曉得「茄」字，原出在易經(二)，「非我求童蒙(茄)，童蒙求我。』』客曰：『非此「家」字。』師復誤爲「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三)不云乎？「鄭國多盜，取人于荏(茄)苻(四)之澤。』』客曰：『亦非也。「草頭下」一勾一撇，又一「口」字。』師將指畫作「勺口」字，喟然曰：『忘之矣！禮記(五)開卷即云：「臨財毋苟(茄)得，臨難毋苟(茄)免」。客曰：『「草頭下」一勾一撇，不是這樣寫。』師凝思有頃，又認爲「刀口」字，因厲聲曰：『汝讀詩經(六)，如何不曉得有「君(茄)之華乎。』』客曰：『又誤

矣。只是「草頭下一箇「力」字，一箇「口」字耳。」師猛然想作「立」字，搖首瞪目，顧非徒而言曰：「可見凡人不特五經當熟，卽二典（七）亦須博通。我每晨持誦金剛經（八）見有這箇字，所云「須菩（加）提，於意云何？」至梁皇懺（九）則云：「南無菩（加）薩摩訶薩。」客至是笑不可仰。

注：（一）茄 蕓類植物，一名落蘇。（二）易經 書名，五經之一。（三）春秋 書名，五經之一。（四）

荏苒 卽荏苒。蘆葦叢密之澤，恆多盜賊。（五）禮記 書名，五經之一。（六）詩經 書名，五經之

一。（七）二典 謂佛道二教之經懺也。（八）金剛經 佛教經名。（九）梁皇懺 經懺名。

清朝野史大觀

小橫香室主人輯

老頭兒

河間（一）紀曉嵐（二）先生，一日在朝房待漏（三），坐久倦甚，戲語同僚（四）；口「老頭兒胡尙遲遲其來？」語未已，履聲囊囊，起於座後，則高宗（五）微服至矣；厲聲問：「

老叟兒三字何解？』先生從容免冠頓首謝曰：『萬壽無疆之謂老；頂天立地之爲頭；父天母地之爲兒。』高宗乃悅。

注：(一)河間 見覆園叢話什麼東西注。(二)紀曉嵐 見覆園叢話什麼東西注。(三)待滿 羣臣聽滿

入朝也。古以漏壺計時，故曰待滿。(四)同僚 見諧錄怕婆縣令注。(五)高宗 見覆園叢話什麼

東西「乾隆」注。

紀文達

紀文達(一)公性機警敏給，好滑稽，與和珅(二)同朝，恆隱相嘲諷，而和輒不悟。一日，和乞書亭額，紀爲作壁窠『竹苞』(三)二大字。和喜而張之。偶值高宗臨幸，見之，笑諭和珅曰：『此紀昀詈汝之詞，蓋謂汝家个个艸包也。』和珅聞而甚銜之。

未幾，兩淮(四)運使盧雅雨(五)(見會)以愛士故，賓至如歸，多所餽貽，遂至虧帑(六)事聞，廷議擬籍沒(七)。紀時爲侍讀學士，常直內廷，微聞其說。與盧固兒女姻親也

，私馳一介（九）往，不作書，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麪糊加鹽封固，內外不著一字，盧得函拆視，詫曰：『此蓋隱「鹽案虧空查抄」六字也』；爾將餘財寄頓他所。迨查抄，所存貲財寥寥，和坤遣人偵得其事，白之。上召紀至，責其漏言。紀力辯：『實無一字。』上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一〇）但詢爾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一一）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上嘉其辭得體，爲一笑，從輕謫戍（一二）烏魯木齊（一三）；未幾賜環（一四），授編修（一五），晉侍讀；四庫全書（一六）館開，爲總纂（一七）焉。

★

★

★

★

紀文達才調宏敏，尤善談諧。一日，爲某詞林（一八）太夫人壽，紀往賀。詞林以祝詩請。紀卽席應之，曰：『這個婆娘不是人。』一座大駭。紀乃從容續曰：『九天（一九）神女下凡塵（二〇）。』衆始莞然（二一）。及其轉句，又曰：『生下兒子去做賊。』衆復愕然。紀曰：『此子却好，「偷得蟠桃」（二二）壽母親。』一時傳爲佳話。

紀每入值，內監（二三）輩皆索其嘲謔。一日，有內監某，遮路請紀講故事。紀辭之。內監請益固。紀作思索狀，曰：『得之矣。——有一個人……』言訖默然。注視內監。內監見其不復語，乃叩之曰：『這個人下邊還有何事？』紀曰：『下邊沒有了。』內監知被其擲揄（三四），乃相與大笑而去。

注：（一）紀文達 見覆園叢話什麼東西「曉嵐先生」注。（二）和坤 清滿洲人，字致齋，乾隆末，官大

學士，爲高宗所寵任。弄權貪黷，朝政日非，遂釀成川楚教匪之禍。嘉慶中，奪職下獄，賜自盡。

（三）竹苞 詩：「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俗常以「竹苞松茂」四字爲頌官室落成之詞。（四）兩淮運使

官名，主淮南（即今江蘇北部地）之運使也。（五）虞雅兩名見晉，字胤孫，雅兩具號也

。虞黑進士，官兩淮監運使。（六）帑 公款也。（七）籍沒 籍錄罪犯之家產而沒收之也。（八）

侍讀學士 官名，爲翰林院中之一員。（九）介 僕役也。（一〇）朕 古代皇帝自稱也。

（一一）惓惓 懇至也。（一二）謫戍 職官因罪革職，充發邊外也。（一三）烏魯木齊 地名，即今

新羅迪化縣。(一四)賜環 古時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故後被放之臣，赦宥召還，謂之賜環。(一五)編修 官名，清時屬翰林院，位次於修撰，掌修國史。

(一六)四庫全書館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凡三萬六千餘，是爲四庫全書。

(一七)總纂 猶言總編輯也。(一八)詞林 翰林之通稱。(一九)九天 中央及四正四隅曰九天。

。(二〇)凡塵 猶言人世也。(二一)莞然 微笑也。(二二)偷桃 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

呼方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偷之矣。」俗傳東方朔偷桃，本此。

(二三)內監 閹臣也。(二四)椰掄 見雷露鄒夫訓世法。

劉文清之戲和珅

清乾隆(一)時，和珅(二)當國，權傾一世，明閣宦(三)魏忠賢，亦不是過；結黨營私，道路側目(五)，朝士(六)莫敢櫻其鋒者。時諸城(七)劉文清(八)公崇如(墟)，總制百揆，亦無以挫其燄，心常銜之。癸未春首，偵知和應召入宮，值風雪載途，泥濘遍地，乃

故著敝衣，迎之於路。和至，命人持刺（九）高謁於前曰：『中堂（一〇）親自過府賀年，不遇，今降輿矣。』和無法，下轎；比欲寒暄（一一），而劉已跪地相賀。和急答之；玄裘繡襖，已污穢滿身；哭訴宮闈，卒莫奈劉何。

注：（一）乾隆

見履園叢話什麼東西注。

（二）和坤

見紀文達注。

（三）閩宦

古之宦官，均去性具，故曰

閩宦。

（四）魏忠賢

明之宦官，嘉宗時擅朝政，專橫無忌，大戮東林黨人。思宗立，貶於鳳陽，自縊死。

（五）側目

不敢正視也。

（六）朝士

見東軒筆錄陸東注。

（七）諸城

縣名，清屬山東青州府。

（八）劉文清

名墉，字崇如，號石菴。乾隆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善書，名震近代。卒諡文清。

（九）刺

名刺也。

（一〇）中堂

舊時稱宰相曰中堂。

（一一）寒暄

賓主相見時之酬應語也。

左文襄

左文襄（一）在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二）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燕窩魚翅也。』公笑叱曰：『惡！是何

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三）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吞諸腹中；況又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四）。』

注：（一）左文襄 清湘陰人，名宗棠，字季高。道光舉人。咸豐間洪楊軍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

等省。後又平陝甘，定天山南路。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二）材官 猶

今之武弁也。（三）經綸 規畫政治曰經綸。（四）捧腹 見快雪堂漫錄趙葵注。

李文忠

李文忠（一）之對僚屬（二），恆倨傲侮慢，無所不至；然有面折其過者，則亦深自引咎。某大令進謁，行半跪禮。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見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對曰：『聞中堂（四）政躬（五）弗豫（六），特來省疾。』曰：『無之；或外間傳誤耳。』曰：『否。以卑職（七）所見，中堂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謬妄！』曰：『卑職方向中堂請安，中堂未見，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覺耳。』文忠爲之舉手謝過。……

★ ★ ★

文忠對於下屬，若喜之，則必曰：『賊娘好好的稿！』（合肥（八）土白）故屬員受文忠之罵者，無不喜形於色，自以爲紅也。（官場有紅員之稱）一日，某候補知縣謁文忠。文忠曰：『賊娘好好的稿！』某立而對曰：『卑職不敢賊大人娘。』文忠竟無辭以對。

注：（一）季文忠 清合肥人，名鴻章，字少荃。道光進士。洪楊軍起，率軍轉戰蘇皖等省，累建奇功。署其

外交知識，各國條約多其手訂。累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學士，封肅毅伯。卒贈侯爵，諡文忠。（二）

僚屬 官屬也。（三）引咎 引過自責。（四）中堂 見到文清之戲和紳注。（五）政躬 謂在官者之身體

，尊詞也。（六）豫 安也。（七）卑職 見諸器怕婆縣令注。（八）合肥 縣名，清安徽廬州府治。

夏徵舒是先祖

清同治（一）初，曾望顏（二）爲陝西巡撫（三）。首縣爲唐李杜，字詩甫，四川進士，善滑稽者也。有山西賈夏姓者，營業於陝西省城，頗殷裕，忽動官興，入貲爲縣令，分發陝

西。人謂之曰：『爾初入仕途，一切未諳，宜聘一富有經驗之通人，而朝夕請益焉；庶不爲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須隨衆衙參（四）。至撫署官廳，甫入門，衆見其舉止矯揉造作，已匿笑矣。忽首縣唐問曰：『貴姓？』曰：『夏。』唐乃上其手而作莊容曰：『從前有位夏徵舒（五），是府上何人？』夏見鄭重而言，以爲必顯貴者，遂卒然（六）對曰：『是先祖。』唐一笑領之。須臾，衙參畢，歸寓，所延之友問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語？』夏曰：『中丞未見，明日須再往。他無所語，惟在官廳有首縣問我夏什麼舒，是府上何人。』言時作冥想狀。友曰：『夏徵舒也。』夏曰：『然。』友人曰：『爾何答？』夏曰：『我見其高舉兩手，鄭重而出，即對曰先祖。』友曰：『壞了！壞了！那夏徵舒是一個龜子子（七），爾如何說是先祖！』夏大怒罵，即欲赴首縣理論。友曰：『明日仍上院，必仍見之，何必急急。』

次日，一見唐，即撲唐身，揪其領而罵曰：『你爲何罵我龜子子？』唐曰：『諸公皆在此！我何嘗開口，而彼謂我罵他爲龜子子。諸公聞之乎？』夏愈怒，欲揪之見中丞（八）

。衆勸不聽。揪至二堂口，文巡官遂以狀白中丞。命傳二人入。曾問唐。唐曰：『請大人問夏令可也。』曾遂問夏。夏曰：『唐令罵卑職（九）龜子子。』曾曰：『願聞其詳。』夏遂以昨所問答陳之。夏微舒之『微』字，終不能記憶也。曾笑曰：『是爾自認，非彼罵也。』命巡官導之出。隨即懸一牌示，大致謂『夏某咆哮官廳尙可恕，胸無墨汁，何以臨民，著回籍讀書。』云云。夏見之氣結不得伸，鬱鬱而已。人笑之曰：『一聲龜子子，斷送一縣令。』

注：（一）同治 清穆宗年號。穆宗名載淳，文宗之子，在位十三年。（二）曾畧顏 清香山人。道光進士

。累官陝西巡撫，以堵禦洪楊軍有功，署四川總督。旋以剿滇匪，失名山，奪職。（三）巡撫 見諸

鐸怕婆縣令注。（四）衙參 舊時低級官員早晚集於大府之衙，白決政務曰衙參。（五）夏微舒 春

秋陳國夏姬子。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微舒怒，殺靈公。後楚莊王伐陳，殺微舒。（六）

卒然 見史記淳于髡注。（七）龜子子 俗以妻與人淫稱其夫曰龜子；夏微舒母夏姬與陳靈公等私

通，故稱微舒曰龜子子。（八）中丞 見兩般秋雨盦筆千支戲注。（九）卑職 見諸鐸怕婆縣令注。

滿臣之懵懂

有開坊(二)翰林，生長京師，且係世族，又爲國史纂修，亦不知咸豐(三)間事。其人名麟趾。(似是同治(三)甲戌翰林)當時僅二十餘歲，在館校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四)劉蓉(五)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於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六)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七)，記名布政使(八)，死且請諡(九)！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真開無天日矣！』時同坐者爲陽湖(一〇)輝彥彬，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一一)，我輩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與誰戰者？老前輩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歸誰將軍統之耶？』輝笑曰：『卽太平戰耳。南方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輝曰：『爾不知洪秀全(一二)造反，自稱太平天國耶？』麟又曰：『賊之事，

我如何能知道。『憚知其不足與言，遂不答而出；出即逢人道之，一時傳爲笑柄。

注：(一)開坊 舊制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得升轉者，謂之開坊。(二)咸豐 清文宗年號。文宗名

奕訢，宣宗之子，在位十一年。(三)同治 見夏徵舒是先祖注。(四)羅華南 清湘鄉人，字仲岳

，號羅山。咸豐初，洪楊兵起，犯湖南。華南以廩生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至布政使。所部將

士，半屬其弟子。後援武漢，親自搏戰，中礮卒。諡忠節。(五)劉蓉 清湘鄉人，字孟容，號愚仙。

初佐曾國藩討洪楊，後從駱秉章入蜀，官至陝西巡撫。修以剿捻挫於華奕，罷官歸。有養晦堂詩文集

……行世。(六)教官 學校之官也，掌文廟奉祀，管理文武士子。(七)道員 官名，次於布政使。

(八)布政使 官名，清時爲總督巡撫之屬僚。(九)諡 即諡法，死而以行爲諡也。(一〇)陽湖

縣名，清時以武進並爲江蘇常州府治，民國廢入武進。(一一)湘淮軍 咸豐間洪楊兵起，曾國藩在

長沙招募湘勇以拒之，謂之湘軍。後李鴻章率淮勇助戰，謂之淮軍。(一二)太平 清道光咸豐間，

洪秀全起兵革命，號太平天國。(一三)洪秀全 清廣東花縣人，道光末年，以國政日非，聯合志士

起兵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由廣西下兩湖，直達金陵，軍務甚盛。後以諸

將爭權自殺，曾國藩等乘機進兵圍之，洪秀全兵敗自殺；凡十五年而亡。

剛毅笑話

剛毅(一)爲刑部尚書(二)。上官日，與諸司員(三)言，稱『臯陶(四)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尚書臯大人臯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六)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噤(七)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八)每報獄囚『瘦斃』(九)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咸匿笑而已。

在軍機時(二〇)，四川報奏剿番事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一)』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北』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翁常熟(一二)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注：(一)剛毅 清滿洲正白旗人，字子長。光緒間累官至軍計大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歿於孝欽后，

反對新政最力。拳匪事起，縱庇尤力。京津陷，兩宮出走，隨扈至聞喜病卒。(二)刑部尚書 官名

，刑部之長官也；掌刑法獄訟之事。(三)司員 屬員也。(四)臬陶 上古虞舜時爲獄官之長。

「陶」讀如「搖」。(五)舜 見艾子後語大言注。(六)陰炙人口 猶謂流行一時也。(七)發噓 大

笑也。(八)提牢廳 官署名，屬刑部，掌提點刑部牢獄，稽核罪囚。(九)瘴斃 囚犯因飢寒而死

於獄中也。(一〇)軍機 軍機大臣也；掌行軍機要之事。(一一)逐北 窮追敗逃之兵曰逐北。

(一二)翁常熟 清常熟人，名同蘇號叔平。咸豐狀元，官至大學士。同光兩朝，皆值弘德殿，爲師傅

。光緒戊戌以贊助德宗變法罷職。工書善畫，詩文簡重有度。

滿員笑柄

吳縣(一)潘文勤(二)公(祖蔭)，於前清光緒(三)初葉，長刑部(四)。有滿(五)司員

(六)某，聞其好尚文雅，思所以媚之者，乃急就成詩數十首，恭楷錄正，於堂上署諾(七)

時，揖而進之。文勤卽時繙閱，及首章題目，乃『跟二太爺阿媽逛廟』八字，（都人謂從曰跟，謂伯父曰太爺；阿媽者；滿人稱父之詞。都中隆福等寺，月有常期，陳百物以待售，往遊者，輒謂之逛廟云。）不禁狂笑，冠纓幾絕（八）。某是時面若死灰，逡巡自退矣。

注：（一）吳縣 卽今江蘇吳縣。（二）繙文勤 名祖蔭，字伯寅，號鄭齋。咸豐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

謚文勤。（三）光緒 清德宗年號。德宗名載灃，宣宗子醇賢親王奕譞之子，在位三十四年。（四）

刑部 參閱剛毅笑話刑部尚書注。（五）滿 舊稱滿洲人簡稱滿人。（六）司員 見瑞毅笑話注。

（七）署諸 猶今之謂簽到也。（八）冠纓幾絕 參閱史記淳于髡「冠纓索絕」注。

山東某令

江寧（一）藩司（二）長遠帆（祿）方伯（三）觀察山東時，言夏日有某令分發到東省，初次謁撫軍（四）。（故事凡僚屬（五）初見長官，例須服蟒袍補服（六），雖酷暑不得免褂。）維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熱不可當，因持所攜團扇，舉臂狂揮。撫軍曰：『何不寬褂？』

』令曰：「是！是！」遂命僕輩代爲除之。旣而揮扇如故。撫軍笑曰：「何不解帶寬袍？」令曰：「是！是！」因離坐次第去之。歸座談笑益豪，舉動益肆，不覺將扇以左右手更遞互揮；逢逢有聲。撫軍不能忍，睨而戲之曰：「何不並襯衫寬之，較爲爽快。」令應聲解之。撫軍隨拱手請茶（七）；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所爲計，急取纓冠戴諸頭，而以左腋夾袍服，右肘掛念珠携短衣踉蹌（八）而出，如雜劇中扮演小丑登場狀。官舍寅僚（九），署中役吏，見者皆吃吃笑不可仰。翌日而飭令回籍學習之示頒矣。令之狂態固可哂，而某撫軍，亦真可謂惡作劇哉！

注：（一）江寧

清府名即今南京市。

（二）藩司

舊稱布政司爲藩司。

（三）方伯

明清時稱布政使曰方

伯。（四）撫軍

明清時俗稱巡撫爲撫軍。

（五）僚屬

官屬也。

（六）蟒袍補服

蟒袍俗稱花衣，地藍色或石青，全身以金綫繡蟒，自公侯至七品官，蟒數自八至五，以次遞降。補服

，品官之徵識也，綴於章服之前後心，以所繡之物，分其等第，文職以鳥，武職以獸。（七）拱手請茶

舊時官僚會見，如主人拱手請茶，即表示送客之意。（八）踉蹌

見諧謔帖嘲注。

（九）寅僚

同官也。

浙江學使

杭(一)士儂薄。嘗有學使杜某，待士以苛刻著。嘗暑日試士，令士子以紙條黏頭著案，使不得交頭接耳。比題紙下，詩題爲『萬馬無聲聽號令。』一士忽對案大聲呼曰：『此題出處大奇，君輩亦知其下句乎？』羣驚問故。又大聲曰：『是「一牛獨坐看文章。」』諸人大笑，一時紙條並斷。

又有周學使者，前在原考差時，杭人許某，卷獨早完。周訝其速。許曰：『我杭人無有遲鈍者，如我猶不爲敏捷。』周銜之。後竟爲浙江學使，試杭，限三點鐘卽繳卷。未及亭午(二)，全案已出，場中士子，大半猶苦思力索。差役等大呼曰：『諸位免勞，請明年再來可也。』

注：(一)杭 即杭州，見問答錄與佛印答問注。(二)亭午 日中也。

鄭板橋受騙

興化鄭進士板橋(一)，善書，體兼篆隸，尤工蘭竹，人爭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謂其味特美。販夫牧豎，有烹狗肉以進者，輒作小幅報之。富商大賈，雖饋以千金，不顧也。時有揚州(二)一鹽商，求板橋書不得，雖輾轉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鬚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臠。』兩人未通姓名，並坐大嚼。板橋其素壁，詢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鄭板橋，卽我也。請爲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竟。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爲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爲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尙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卽署款而別。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己書畫。視之皆己昨日爲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已則受老人

之驅；然已無可如何矣。

注：(一)輿化 縣名，清屬江蘇揚州府。

(二)鄭板橋 名燮，江蘇輿化人。乾隆進士，官灘縣知縣，有

嘉政，工書畫，別成一格，名重當世。

(三)揚州

見兩般秋雨盦隨筆吳公雅誼注。

烏中丞

道光(一)時，烏中丞(二)巡撫浙江，但留意海塘及考試書院二事。浙人作對譏之曰：

『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

又烏至某書院，適見院中諸生爭食，烏笑曰：『好一羣老鼠！』未幾，瞥見一紙在公案上，書一聯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注：(一)道光

見唐開書筆記科名熱中之笑柄注。

(二)中丞

見兩般秋雨盦隨筆干支譏注。

鄭板橋判案

鄭板橋(一)令離條(二)時，有貧士控富室賴婚。板橋留貧士於署，更檄(三)富室至。從容語曰：『若女誠不能爲貧家婦，然獨不爲令東牀(四)地乎？若肯以千金易婚約，則有我在，事蔑不濟矣。』富室如數納金訖。板橋復從容語曰：『若女無丫角(五)以終理，余爲汝更覓一快婿何如？此千金卽作奩資可也。』富室方感謝未遑，板橋已命人速貧士出，就堂上爲青廬(六)，攜女及金而去。此事頗快人意。

又板橋有女，頗能傳父學。及笄(七)矣，而未字。友人某，所學所好悉與板橋合。一日，板橋語其女曰：『吾攜汝至一好去處。』乃偕至友家曰：『此汝室也，好爲之，行且琴鳴瑟應(八)矣。』女知父意，亦留不復去。其個儻不羈如此。

注：(一)鄭板橋 見鄭板橋受騙注。(二)離條 清屬山東萊州府。(三)檄 以文書召之也。(四)令

東床 稱人之婿也。晉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耶。」訪之，乃王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俗稱婿曰東床，本此。(五)丫角 舊時女子髮梳兩髻如丫狀，故亦稱

未嫁女子曰丫角。(六)青廬 結婚之禮堂也。北朝婚禮，用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見酉陽雜俎。(七)及笄 古者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故言女子之成年者曰及笄。按：笄，簪也，所以安髮使不墜者也。(八)琴鳴瑟應 喻夫婦倡隨之樂也。詩：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孫北海雅謔

清順治(一)中，張爾唯(二)太守(三) (學會)，由部郎(四)出守蘇州(五)，將出都，孫北海(六)曹倦圃，龔芝麓(八)三公，設宴祖餞(九)，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一〇)『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蹟可謂今日壓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龔皆拊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竊甚，至長跼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一一)矣。』衆問之，則『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爲之絕倒。

注：(一)顧治 清世祖年號。世祖爲滿人，入關代明稱帝，在位十八年。(二)張爾唯 名學曾，侍會稽

人。顧治間官蘇州知府。工書，善畫山水。(三)太守 明清稱知府爲太守。(四)部郎 各部之

屬員也。(五)蘇州 即今江蘇吳縣。(六)孫北海 清益都人，名承澤。明崇禎進士，官給事中。

入清，仕至左侍郎。(七)曹倦圃 清秀水人，名溶，字秋嶽。明崇禎進士，官御史。入清，授原官

，遷廣東布政使，降山西陽和道。(八)龔芝麓 清合肥人，名鼎孳。明崇禎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入清，授原官，康熙間官主禮部尚書。卒謚端毅。(九)祖錢 錢途遠行也。(一〇)江貫道 名參

，宋江南人。善畫山水。(一一)集唐絕對 謂集唐人絕句之聯也。

惲南田逸事

惲壽平(一)，當甲申之變(二)，與父相失，賣於杭州(三)富商某爲奴。其父之故人歸

暉和尚，在靈隱(四)爲方丈(五)，知之，苦無救策。會三月十九觀音生辰，杭俗婦女于

是日，多至天竺(六)燒香，過靈院，必拜方丈。歸暉道行甚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

，從無答禮。富商夫人亦從蒼頭婢僕數人來拜。諦暉知願(八)而繼者，憚氏兒也，卽起而跪南田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蓄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罪之。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恐，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奉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婦懺悔，並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侍兒付諦暉而去。南田從此始脫虎坑。

注：(一)憚壽平 清武進人，名格，以字行，更字正叔，號南田。工古文詞，畫尤精絕，爲近代絕藝。康

熙中卒。(二)甲申之變 明崇禎十七年，清世祖入關，明因之亡。(三)杭州 見問答錄與佛印答

問注。(四)靈隱 寺名，在杭州西湖。(五)方丈 僧寺住持曰方丈。(六)天堂 見問答錄與佛

印答問注。(七)蒼頭 古時奴僕以蒼巾爲飾，故沿稱僕隸爲蒼頭。(八)願 音「祈」，長貌。

古鼎

阮文達(一)公爲浙江巡撫(二)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三)者，偶於通州(四)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飢，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揭之，絕似鐘鼎銘，卽違寄與文達；僞言『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費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共相考訂，以證其眞贋(五)。』文達得書，卽集嚴小雅(六)張叔未(七)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爲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是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卽加跋(八)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九)，實非贋物云云。門生見之大笑。

注：(一)阮文達 名元字伯元，清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卒諡文達。(二)巡撫 見諸縣怕婆縣合注。(三)會試 見堅瓠集落地位注。

(四)通州 清屬順天府，俗稱北通州，卽今河北通縣。(五)贋 僞物也。(六)嚴小雅 名杰，字

厚民，清餘杭人。潛研經術，得漢唐經師家法。嘗佐阮文達編經籍纂詁，皇清經解。

(七)張叔未 名廷濟，清嘉興人。嘉慶舉人，以題額齋，遂結廬高隱，以圖畫金石自娛。(八)跋 足後爲跋，

故書於文字之後者亦曰跋。(九)漫漶 謂毀壞而不可辨別也。通作「曼漶」。

應對舛錯之笑柄

聖門四科(一)，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卽錯誤矣。汪稼門(二)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三)進見者，無不惴惴(四)。陳毅堂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五)驗收。鹽道(六)麟公祥素謹慎，恐陳公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七)達泰曰：『子妙於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忤也。』泊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實，頗爲嘉予。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八)攬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遠對曰：『不然，卽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廡，痛責之曰：『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九)而已。

次日衙參(一〇)，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

，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二一）王曉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卽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羣商無所畏懼。……』媿媿（二二）數百言，皆斥王紹蘭而罵之。藩臬（二三）兩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去，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

注：（一）聖門四科 見齊東野語僉語「四科」注。（二）汪稼門 名志伊，清桐城人。乾隆舉人，累官兩湖

，浙閩總督，有惠政。後坐事奪職。（三）僚屬 見山東某令注。（四）惴惴 憂懼貌。（五）總督

官名。清時總督，爲外省統轄文武最高之級，有管一省者，有管數省者。（六）驛道 卽督驛道，

任監察驛務之責。（七）道庫大使 道庫謂運庫，清驛運使庫也。庫置大使一人主之。（八）喋喋

多言也。（九）引咎 見文忠注。（一〇）衙參 見夏禮舒是先祖注。（一一）巡撫 見諧錄怕婆

縣令注。（一二）媿媿 談論不倦貌。（一三）藩臬兩司 舊稱布政司爲藩司，按察司爲臬司。

禁令

譚叙初中丞(一)爲蘇藩司(二)時，禁民家婢及女僕飲茶肆；然習俗久，不能禁。譚一日出門，有婢娉婷(三)而前，將入茶肆。譚問從人：「此誰也？」以實對。譚怒曰：「我已禁矣，何得復犯！」令去履歸，曰：「汝履行如此速，去履必更速也。」自是無敢犯禁者。

張觀準知河南某府。俗婦女好看廟戲，禁之不革。張伺某廟演戲時，出不意往坐其大門，使役堵(四)其後門，命男子盡出；因令役謂諸婦女曰：「汝輩來此，定是喜僧人耳，命一僧負一婦女而出。」紳民大譁，聞於部，言官(五)或入告；張由是罷官。(此另一張觀準，非作言官之張觀準也。)

注：(一)中丞 見兩般願寶鑰匙字戲注。(二)藩司 見出東茶舍注。(三)娉婷 美貌。(四)堵

阻塞也。(五)言官 主諫諍之官也。

澤翰林不識字

有某某留學生，識字無多，致書何秋輦中丞（一），『輦』（二）字誤作『輦』字，『究』字誤作『宄』（三）字。秋輦一聯嘲之云：『輦輦並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蓋，九九難將八八除。』真巧不可階。

有唐某者，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書，稱何爲秋輦老伯；又其中『草菅（四）人命』，作爲『草管人命。』秋輦因作聯云：『輦輦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菅菅爲官，個個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

京中有人將前記一聯，改數字者。聯云：『輦輦同車，人知其非矣；究宄並蓋，君其忘八乎？』則諱而近虐矣。

注：（一）中丞 見國朝欽定四庫全書卷下支載注。（二）輦 讀如「連」上聲，人力車也；天子之車亦曰輦。

（三）究 音「軌」，姦也。（四）菅 音「姦」，草名。草管人命，謂視殺人若刈草菅也。

畏廬瑣記

林紆

饑人

有所謂饑人（一）者，忘其名，凡朋友聚飲，彼必與席；調談狎弄，恣人所侮，惟一飽之圖。久之頗見惡於人，聚飲時，必擇其幽僻處，不令饑人知之；然皆能得，若蠅之逐臭而至。

一日，衆飲於江船之上，饑人踵至岸上，知不能渡。適人家有巨筍，置岸左，饑人推之水中，容與而達於舫次。衆欲難之，乃下酒令曰：『今日能作韻語者始入座。』饑人請問其目。首座曰：『模模糊糊，明明白白，容容易易，艱艱難難，十六字爲母；其上加以韻語，如天之未雪也，模模糊糊，雪之下天也，明明白白；雪之化水也，容容易易；水更成雪也，艱艱難難。』饑人曰：『易耳。吾之未得汝也，模模糊糊；及以筍就舫也，明明白白；汝之請我也，容容易易；我之報禮也，艱艱難難。』衆相顧失色，無如之何。

注：(一)饑人 謂貪食者也。

請旌有夫之婦

余友周辛仲廣文(一)，在臺灣(二)時，以旌表(三)節孝爲事。臺灣風俗靡，廣文欲振刷女界，使勵節。門斗(四)紀某，見而心豔之。一日，忽入長跽言曰：『請官爲小人妻旌獎！』廣文曰：『若妻行孝乎？』曰：『否，爲夫守節耳。』廣文曰：『汝在，若妻安云守節？』門斗曰：『及小人未死而請旌，小人死後，或不失節。』廣文大笑，斥去之。

注：(一)廣文 教官也。(二)臺灣 島名，在幅也音東，本爲我國領土，中日之役，割讓於日本。(三)

旌表 凡孝義貞節，建坊賜匾，以表異之者，謂之旌表。(四)門斗 舊稱爲學官供役者曰門斗。

羊出袖中

直隸(一)諸屬，每遇上丁(二)祀聖，屠戶具羊豕，學官(三)必屢斥其瘦瘠，雖十易皆

不適於用；必屠巨納貲廣文，始諾，有宰羊者，於省牲（四）之夕，羊仍弗至。縣中飛籤促之，宰夫（五）始徐徐入；寬衣博袖，袖中沉沉有物。吏曰：『汝職供羊，羊至乎？』曰：『至矣。』袖中出小羔。吏曰：『羔焉足祀？』宰夫曰：『另有一物。』因出鈔十餘千；且曰：『羔瘠小，此所以助羔之肥，且使之碩大也。』吏笑。宰夫岸然而去。

注：（一）直隸 即今河北省。（二）上丁祀聖 舊例：陰歷二月八月上旬之丁日，曰上丁。是日各地均在孔

廟祭祀孔聖，俗稱丁祭。（三）學官 教官。（四）省牲 察勘充作祭品之牲畜也。（五）宰夫 屠夫。

以犬爲戲

余鄉人尤本盧，字梅友，原名端琳，余師戲謂之曰：『爾姓名皆與犬近。』尤愕然。

師曰：『盧非狗乎？』詩（一）曰：『盧令令』（二）；又曰：『盧重鋤』（三），非耶？』尤曰：『然則吾姓決非狗矣。』師曰：『尤字乃犬之躡者也；一足躡，故不成犬，而成尤。』尤聞言怫然（四）而去。

注：(一)詩經名，五經之一。(二)盧令令。見詩豳。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三)「

盧重錘」。見詩豳。錘音梅。重錘，一環貫二也。(四)怫然，怒貌。

拆字術

余門人(一)范開伯在揚州(二)時，有以拆字稱神者，每日必有數十人集觀。一日有人書一「岑」字求判，術者不應。來人怒曰：「盡人皆可問，何獨靳(三)我！詎我無錢耶？」術者曰：「言之將爲君批頰，萬不敢言，亦不受值。」衆大異之，爭爲力請決無批頰之事。術士舉筆，將「岑」字中間塗一巨點，但露其上下鋒末，成爲巛字；笑曰：「來客將以夫人爲倚門(四)事耳。」求卜者以手掩面，竄身而去。

注：(一)門人，弟子也。(二)揚州，見兩段秋雨齋隨筆吳公雅謹注。(三)靳，吝也。(四)倚門，俗

謂女子賣淫曰倚門賣笑。

誤用虛字

用虛字誤，不惟不通，有足令人噴飯者。亡友(一)高媿室生時，嘗語余曰：『有人作家書與其兄，時同居疫死一人；而屠肆中肉價大貴；佃戶(二)不足，新僱一人充之；又其嫂將分媿(三)矣。如是瑣瑣者，亦易了事也。乃其弟好用虛字，其書曰：「同居死了一人，其肉賣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添一佃戶，嫂嫂所以肚子又胖矣。」——用一「其」字，用一「所以」字。——其兄大驚，即報書曰：「家醜不可外揚；人肉豈容亂賣！」』兄冒失而弟荒謬，真令人絕倒。

注：(一)亡友 已故之友人也。(二)佃戶 代耕農也。(三)分媿 婦人生產也。「媿」讀如「免」。

老饕

有鄭君者，爲余言老饕(一)事；其語近戲，然至有風趣。老饕者恆就人而食，有食輒不召而至；人厭苦之。一日，友人思有以創之。設席樓上，預鋸樓板爲方形，可以置坐榻者，四隅留鋸鋒不斷，嵌附棧(二)可一線；有人就榻，則並人與榻立墜之樓下。部署(三)

甫竟，而老饕至。踞筵大嚼。席將竟，無恙。主人疑，下樓見四鬼各以挺(四)抵老饕坐處；老饕遂不得墜。主人咤曰：「此饑人，吾將死之，汝抵吾板何爲者？」鬼笑曰：「此人生時累爾；既死，行且及我；我非救饑人，自防破鈔也。」

注：(一)老饕 饕餮人也。(二)裁 輿緣也。(三)部署 分部而佈置通。(四)挺 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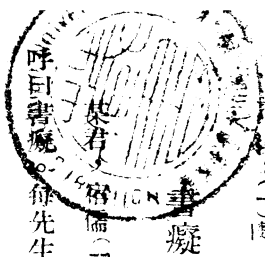
破傘

(楚)人彭公光藻官閩(三)時，權撫民間(三)，有惠政。一日微雨，乘輿過市。食肆中二客，皆陳姓，爭傘，傘柄鐫有「陳」字，彼此互指以爲據；市人不能辨。公輿過其地，問狀，引歸署中；判曰：「爾兩氏皆陳，而傘不能言其主人；今判擘傘爲半，分授二人，則爭息矣。」見者大笑。

二人持半傘出，公令役尾之，觀其所爲。一人半道笑而擲傘，一人則大怒罵詈。公令役取歸二人，語笑者曰：「汝惟有心詐人，得傘無用，且以我爲糊塗，大笑而擲之，此汝

詐人之實迹也。彼無故破其傘，大怒，亦罵我爲糊塗。此固常情，汝今以錢償傘值；更責四十，以懲汝欺。」觀者始服。

注：(一)題 見鹽語譏寫字注。(二)同 見兩段秋雨齋筆記山人注。(三)同 知官名。



呼曰書癡。每先生客至，王必輟讀，出向先生指客問先生以姓氏。如是者數，先生不悅曰：「此無禮之尤！他日苟有問，宜自遠而近，不應唐突至此。」王曰：「何謂？」先生曰：「譬如欲詢來客，宜先寒暄(三)，然後始能問姓及名；且宜閒閒(四)而起。」王曰：「諾。」

明日，一客至。王突出問先生曰：「彼黍，——彼黍。」先生愕然。客退，先生曰：「汝言「彼黍」何指？」王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五）？「吾之所問者，客何人也。此間可云自遠而造近矣。」先生知其愚，斥令後此不得面客。

注：（一）宿儒 謂老成博學之士也。（二）了了 謂瞭解也。（三）寒噴 見清朝野史大觀劉文清之談相

神注（四）開關 從容貌。（五）寒黍離離……此何人哉？一見詩國風。

狗樣

有士人好鄙薄人文藝，每得人制藝（一），讀未終篇，即曰「狗樣一。無論書畫，一經其目，少不當意，即以「狗樣」斥之。一日，延畫師爲其父寫照，越數日，渲染（二）成，示此士人。士人惡其弗肖，亦曰：「此狗樣耳。」聞者失聲而笑。

注：（一）制藝 引申經義之文也；俗稱八股文。（二）渲染 作畫時渲刷塗色之法也。

訓導去轍

訓導(一)一官，酸腐(二)之淵藪(三)也。吾鄉訓導某，建寧(四)人，好去韉脫鞵，以五指抓足垢。一日，文宗蒞任，訓導合同官迎之驛亭(五)。文宗(六)遲遲未至，衆環坐傾談。某竊去其韉鞵，與人談不倦；無心中將韉鞵縛之案柱，且談且縛；一脚帶至數十結。忽譁言文宗至，某著靴已不及，則赤足前揖。文宗見之，大怒，竟落職。

注：(一)訓導 官名。明清時，縣學置教諭訓導。(二)酸腐 言貧士之意態也。(三)淵藪 物之所聚

也。(四)建寧 清府名，今福建建甌縣其舊治也。(五)驛亭 亦稱郵亭，驛站也。(六)文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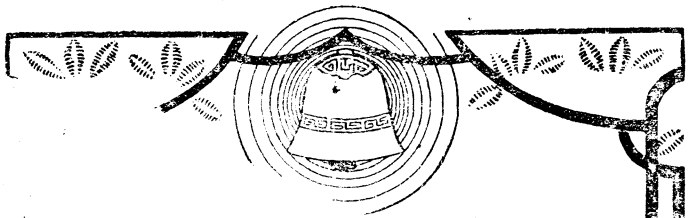
清時謂學政爲文宗。

議員之口不如股

有浙西議員某者，起家州縣，頗有能聲。革命(一)後罷官歸里。自云以八千金購得投票；是捐納之議員，非出諸科甲(二)也。蓋謂科甲者，由選舉而得；捐納者，以金錢得也。故入場時，未嘗發吻而建議。恆示人自謂有權。人曰：『既不建議，何由得權？』某曰

。『彼口不如吾股。彼縱有翻蓮之舌，而吾股不動，不肯起立而贊成之，則少我一人表決，仍歸少數；是彼口大動，仍不如吾股之小動也。』聞者大笑。

注：（一）革命 指辛亥革命。（二）科甲 猶謂科舉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滬一版

滑稽故事選集

一册 定價國幣四元六角

(外埠請加運費謹啟)

和 方 成

行 吳 秉 常

中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163)

